

漢代的益州士族

劉 增 貴

漢代的益州士族，是外來移民、地方豪富、蠻夷大姓「士族化」的結果，也不乏新興的儒學世族，其發展與地方開發、儒學傳布過程若合符節。由於開發較遲，出現較晚。本文分析一〇二家士族，發現大部份始興於安帝以後，其官閥世代較關中、關東及江淮地區稍遜。從各州出身公卿守相之時代分布及數量比率中，也得到同樣的結果。整體言，由於地理阻隔、仍具邊區性質，益州士族在全國士族網中不佔重要地位，其興起常與地方事務（如蠻夷叛亂）有關，這也形成了其仕宦限制。益州士族具有濃厚的地域性，他們在政治上共相進退、儼成集團，但亦與中原士族互通聲氣，本文也從地域結合及其與中原士族之聯繫、與割據政權之關係等方面，對其性質加以討論。

一、前 言

漢代豪族的發展與轉變，是以官僚世家為其歸趨，這種現象學者稱之為「士族化」¹。「士族化」既指各種舊有社會勢力（如漢初的游俠、豪富等）向士族的轉化，也指新社會勢力大多透過入仕途徑而形成。西漢中葉以下，士族逐漸成為豪族的主要形態，各地都出現了世家大族。不過，由於歷史背景、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文化傳統的不同，各地士族的發展並不一致。例如關東地區原為六國之地，宗族勢力強大，文化蘊藉深厚，所以很早就出現了士族²；相反的，河西地區由於開發較遲，要到東漢末葉才出現士族³。此外，核心地區容易出現仕宦顯赫的大士族，邊陲地區則多地方性的小士族。這些都說明了士族的發展具有區域性的差異；因此，士族的分區

-
- 1 余英時，〈東漢政權之建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收於所著《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社，1970），頁 113-118。
 - 2 如魯國孔氏、夏侯氏、琅邪伏氏等，皆興於漢初，而武帝以下如董仲舒子孫皆至大官，張湯一族及汲黯、杜周、路溫舒、于定國、蕭望之諸族皆是。
 - 3 漢代河西地區到漢末才出現了一些世家，如敦煌曹氏（曹嵩、曹全一支）、蓋氏（蓋勳之族）、張氏（張奐一族）及武威張氏（張濟一族）、段氏（段熲一族），他們的興起與羌亂有關。

研究有其必要。

益州地區曾是秦的重要經濟支柱，漢高祖起家之國，也是公孫述割據之地，漢末更出現了鼎立一方的蜀漢政權。經濟上，益州沃野千里，號為天府，以富裕稱；然而漢蠻雜揉，具有邊區的性質。以地勢論，與江南地區對外的交通便利、中原地區的四通八達都不同，它形勢封閉，地方色彩也較濃厚⁴。處於這些情況下的士族，其發展性質如何？在全國政治網中佔什麼地位？他們對中央政權與地方割據政權抱什麼態度？這些都是本文嘗試討論的。

在進入正題前，有幾點先要說明的。第一，本文所說的「士族」，與魏晉南北朝時期嚴士庶之分下之「士族」不同，僅指仕宦家族而言。漢代的仕宦之家雖亦有「名族」、「姓族」、「族姓」、「顯姓」、「著姓」、「洪族」、「舊門」、「舊姓」、「舊族」、「大族」、「大姓」之稱⁵，但含意模糊，其大小界線並不分明，這正說明了漢代為士族之形成期，士族地位仍有相當的流動性，因此本文對士族採取寬泛的定義，凡一族有二人以上仕宦，或雖只見一人，但有其他記載可證其為地方大姓者，皆認為士族，列入文末之〈漢代益州士族總表〉（見附錄二，以下簡稱〈總表〉）中。為方便討論，表中仍對族勢大小稍加甄別標示，宦閥以六百石、二千石為不同界線，世代以二代為界線，這種劃分也符合漢代人的觀念⁶。第二，本文之「士族」，以仕宦為共同條件，若就性質論，仍可有較單純的仕宦之家或儒學士族與具強固勢力的地方豪強之分。但是由於漢代是士族的形成期，一族性質隨發展階段每有前後之異，如郫縣何氏、毋斂尹氏皆以地方豪強轉化為儒學士族，而南鄭趙氏卻以儒學仕宦發展成地方大姓（見下節）。事實上，除益州南部各郡士族具有較明顯的地方豪強性格外，益州北部各郡士族此二種性質難以截然劃分，故本文〈總表〉中不加區劃，僅於

4 江南地區之交通除海運外，陸路有壽春廬江一道，北接彭城，通徐、豫，南可渡江至吳越，溯江而上可至江陵，下接吳中錢塘一道。錢塘一道，自壽春下歷陽、丹陽、秣陵、吳、錢唐至山陰，其間水道交錯，自較益州之褒斜、子午諸道便捷，參考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第一章及第四章。

5 諸詞參考拙稿《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士族化與官僚化》（臺大史研所博士論文，1985）第一章。

6 同上，頁 38-40。

討論時稍作分疏而已。第三，漢代土族的發展，主要在後漢，故本文將重點放在後漢時期。不過，蜀漢政權的建立，與後漢以來的土族關係密切，因此本文時間上可下至蜀漢。第四，本文以土族與政治的關係為主題，至於其經濟、文化層面僅附帶提及，不多討論。

二、土族的形成與發展

漢代的益州地區，大體可分為南北兩部份。北部包括今日的漢中盆地及四川盆地，有巴、蜀、廣漢、犍為、漢中諸郡及蜀郡、廣漢兩屬國；南部包括今日的雲貴高原及滇西縱谷，有益州、永昌、牂柯、越嶲諸郡及犍為屬國。這些郡國並非同時出現，而是在開發過程中次第設立的。從秦到東漢，郡國不斷增設，人口不斷移入，與關中、關東地區郡國的減省合併及人口減少恰成對比⁷。根據學者的研究，巴蜀地區（益州北部）的縣有 88% 是戰國後（主要是漢代）新設立的「新縣」，春秋以前的「舊縣」（舊邑故國）只占 12%，舊縣比例較關東（40%）、關中（44%）及江淮（41%）低得多，這顯示益州地區開發較遲，因此土族大姓也出現得較晚⁸。至於益州南部，全部是漢代設立的新縣，開發更遲，其土族出現也更晚。

秦及漢初益州的社會勢力可分兩大類，即土著大姓與東方移民。土著大姓中有少數在漢初即已嶄露頭角，如「板循七姓」（羅、朴、咎、鄂、度、夕、龔）；他們是

7 益州各郡建立的過程如下：秦惠文王後九年（316 B.C.）秦滅巴，取蜀，用其君長。過了兩年置巴郡，又二年（312 B.C.）取楚漢中，置漢中郡，到了 258 B.C. 置蜀郡，至此益州北部大體納入控制。到了漢高祖六年（201 B.C.）分蜀置廣漢郡，至武帝時（135 B.C.）將西南夷之一部分及巴、蜀之一部分合置犍為郡。元狩六年（111 B.C.）建立了牂柯、越嶲等郡，天漢元年（100 B.C.）攻滅滇國，設益州郡。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率衆內附，乃割益州郡西部與哀牢合置永昌郡。安帝時又分設蜀郡、犍為、廣漢三屬國。以上參考常璩《華陽國志》（劉琳校注本，成都，巴蜀書社，1984）卷一——卷四各卷及校注。關於益州戶口增加之情形參考勞榦，〈兩漢郡國面積之估計及口數增減之推測〉（史語所集刊五本二分）。另關於經濟發展及開發過程詳參蕭璦，〈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大《文史叢刊》之四十一，1973）第四章〈秦漢時期對南方之經營〉。

8 參考鶴間和幸，〈漢代豪族の地域的性格〉，《史學雜誌》八十七卷十二號。鶴間發現豪族的發展大多以「舊縣」為基盤，就各地區分別觀，巴蜀地區由於新縣比率高，延續兩漢的土族甚少，且出現較關東、關中、江淮為晚。

巴郡的板循蠻（賁民），在閬中人范目的領導下協助高祖定秦地，范目封侯，七姓也取得免賦役的特權⁹。范目據考亦為土著大姓之一¹⁰。這一類土著大姓在當地擁有強固的勢力，並且延續長久，如漢末張魯曾依巴中朴胡、杜濩（即度濩）以抗曹操，即是一例¹¹。

外來移民可分成四種。第一種是秦定巴蜀之初，由關中南徙的政策性移民。周赧王元年（314 B. C.）秦以張若為蜀國守，以戎伯尙強，「乃移秦民萬家實之」，又移上郡之民以實臨邛¹²。第二種是秦平天下的過程中，將各國的有力者遷來蜀漢，如秦滅趙，徙趙王於房陵即是。¹³《華陽國志》卷三〈蜀志〉：「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國，輒徙其豪傑於蜀，資我豐土。」則這些外來勢力對蜀地開發大有助益。第三種是流放的罪犯。秦時以巴蜀為流放罪犯之處，《漢書·高帝紀上》顏注引如淳云：「秦法，有罪遷，徙之於蜀漢。」項羽所說：「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之。」¹⁴這些罪犯有的原本也是有力者，如呂不韋之族即是。漢初之諸侯王有罪者，亦每徙於益州各郡¹⁵。第四種是自發性的移民，如楊雄的祖先原自河東徙楚巫山，楚漢之間又溯江遷居巴郡江州，後再溯江西入蜀郡郫縣¹⁶。以上四種移民中（尤其二、三兩種）原有不少東方

9 見《華陽國志》卷一〈巴志〉，頁37。此七姓左思〈蜀都賦〉李善注引《風俗通》中羅作盧，咎作沓，龔作襲，當以《國志》為是。《後漢書》（王先謙集解本）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中咎作督，亦誤，說詳《華陽國志校注》，頁38。

10 參考董其祥，〈巴子五姓考〉（收於氏著《巴子新考》，重慶出版社，1983）頁71。

11 見《三國志》（盧弼集解本）卷八，〈張魯傳〉，頁47。盧弼引錢大昕言朴為七姓夷王，趙一清據《方輿紀要》杜濩亦作度濩，則亦七姓賁侯之一。

12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頁194及244。

13 趙王徙於房陵，事見《淮南子》（高誘注本，臺北，世界書局，1974）卷二〇，〈泰族訓〉，頁365。

14 語見《漢書》（王先謙補注本）卷三一，〈陳勝項羽傳〉，頁18。按秦簡《封診式》「遷子」條爰書，有父告官命斷其子足，遷蜀邊之記載，見《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261-262。又《史記》（百衲本）卷六〈秦始皇本紀〉載秦徙嫪毐舍人四千家於房陵亦是。

15 詳細例子參考沈家本，《漢律摭遺》（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卷一〇，〈遷徙〉條，頁12。

16 楊氏一族之遷徙見《漢書》卷八七，〈楊雄傳〉，頁1-2。雄先人由荊州沿江上溯巴江州，再上溯至郫縣，然傳云成都人則以二地相近之故，或後又徙至成都？已不可考。

或關中的社會上層階級，他們移入後迅速在巴蜀生根，並融入當地的社會中。其中部份人掌握了當地的資源，重新成為有力階層，如蜀卓氏及程鄭之先，都是以「山東遷虜」的身分致力工商，而成為有名的豪富¹⁷。

要之，漢初的社會勢力，不外上述的土著大姓與外來移民，其中勢力最大的當屬工商豪富，如巴寡婦清及卓氏之流。不過，從景武間文翁治蜀開始，地方風氣開始改變。《漢書》卷八九〈文翁傳〉載：

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

在文翁的倡導下，富人至出錢求為學官弟子，應有部分豪富進入政治軌道，轉化為士族。其後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聲名顯赫，自此循迹漸多。所謂「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¹⁸。隨著儒學的提倡及武帝以下仕途之開放，至成哀之間，已出現許多仕宦之家，如楊雄在〈蜀都賦〉中提及的成都七姓「侯、羅、司馬、郭、范、壘、楊」，不只是豪富，也是士族¹⁹。此外郫縣何氏、江原王氏、臨邛陳氏、閬中任氏、趙氏、譙氏、新都楊氏、梓潼文氏、李氏、武陽楊氏、資中王氏、樊道隗氏皆於此時出現，其後成為大族（見〈總表〉）。

不過，士族的大量出現仍然是後漢的事，現在根據本文附錄二之〈總表〉，表列其出現時間及地理分布如下：

17 見《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頁 17。

18 《漢書》卷二八下二〈地理志〉，頁 52-53。

19 楊雄〈蜀都賦〉見《古文苑》（章樵注、錢熙祚校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卷四，頁 111-112。按此七姓中司馬氏可能指司馬相如一族。而范、羅二姓可能為當地土著蠻族漢化者，羅本板循諸姓之一，亦分布於成都平原，如郫縣亦有羅氏。而繁、范、樊為巴子五姓同支，成都平原有繁（范）縣，是此族亦嘗居此，說詳董其祥，前揭文。

表一 益州土族的興起時間與地域分布

估計方式 時間 地域	I				II				III				IV				V			
	前	後	三	總計	前	後	三	總計	前	後	三	總計	前	後	三	總計	前	後	三	總計
蜀	7	10	0	17	6	10	0	16	3	3	0	6	5	6	0	11	3	3	0	6
巴	4	25	7	36	4	16	7	27	2	9	4	15	4	13	7	24	2	8	3	13
廣漢	4	12	6	22	4	10	6	20	3	5	2	10	3	10	4	17	2	5	2	9
犍爲	4	6	0	10	4	6	0	10	1	2	0	3	3	5	0	8	1	2	0	3
漢中	1	7	0	8	1	7	0	8	1	5	0	6	1	5	0	6	1	5	0	6
南中	0	4	5	9	0	3	5	8	0	1	2	3	0	1	5	6	0	0	2	2
總計	20	64	18	102	19	52	18	89	10	25	8	43	16	40	16	72	9	23	7	39

說明：前、後、三指家族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在前、後漢或三國。I 表示以附錄二〈總表〉之所有家族來估計。II 只估計出現六百石以上官吏之家族數。III 六百石以上，傳世二代以上之家族數。IV 二千石以上之家族數。V 二千石以上，傳世二代以上者。

上表是以幾種不同的標準計算，但其結果大體相同。大約有 19~23% 的家族始見於前漢，後漢新起的占 56~63%，到三國才出現的家族占 16~22%。以 I 來看，一〇二族中有二十族興起於前漢，但在前漢多只一代一人，這些家族的繼續壯大仍在後漢。二十族中在前漢有二代以上官閥可考的只有三族。這三族中，成固張氏，張騫以功封侯傳後，可說是特例；楊雄五世祖楊季，漢初爲廬江守，但自巴郡江州遷至蜀郡後，卻世代業農，至楊雄始再仕，楊雄之仕，亦已在前漢末²⁰。真正傳兩代者只有張寬一族。至於東漢新起的有六十四族，三國時期有十七族。東漢是士族形成的重要

20 同註 16。

階段，這點如果與《華陽國志》相比對則更清楚。《華陽國志》卷一至卷四列有各地之大姓，這些「大姓」即指各地的仕宦之族，故或稱「冠冕大姓」、「郡冠首」、「大姓冠蓋」、「首族」、「甲族」、「四姓」、「八族」等，共 148 姓，它們不只是晉代的情形，而是前漢以來長期發展而成。148 姓中有 70 姓在漢代有官閥可考（見〈附錄一〉），這 70 姓中有 10 姓可推源於前漢，8 姓始於蜀漢之世，其餘 52 姓皆出現於後漢。由此看，即使從晉追溯，後漢也是士族形成的重要階段²¹。漢代士族的發展主要在後漢，這點益州與其他地區並無太大差別，不過，如果我們就上述東漢六十四族再加分析，有四十一族見於安帝之後，六族時間不詳，可說近三分之二起於東漢後期，所以傳延世代都不很長，較其他地區稍遜²²。

〈總表〉中的士族，有一些原出貧賤，不具地方勢力。例如南鄭趙宣，出自寒微，為太守隗為楊文方察孝廉，官至隗為太守，而其後人逐漸成為地方強族。新都汝敦躬耕田中，舉孝廉入仕後，遂世為冠族²³。然而也有許多士族，是地方勢力的進一步發展。一個明顯的現象是：有許多是從豪富轉化的，或具有豪富的身分，這與益州的經濟富裕有關。例如成都羅氏，在前漢活躍的是富人羅冲、羅哀等，後漢則出現了仕宦人物。而郫縣何氏，何顯雖已仕宦，仍有市籍²⁴。巴郡譙玄，於成哀世為諫議大夫，後不應公孫述之召，述欲鳩之，賴其子奉錢千萬始免²⁵。《後漢書》卷四十一

21 《華陽國志》中敘述當地大姓時，有許多都追溯至漢代。如卷三〈蜀志〉云：「臨邛縣……漢世縣民陳立歷巴郡、牂柯、天水太守，有異政。陳氏、劉氏為大姓冠蓋也。」（頁245）「廣都縣，……漢時縣民朱辰字元燕，為巴郡太守，……迄今蜀人莫不嘆辰之德，靈為之感應。今朱氏為首族也。」（頁249）「資中縣……先有王延世，著勳河平；後有董鈞，為漢定禮。王、董、張、趙為四族。」（頁289）

22 六十四族中，見於和帝以前的十七族是〈附錄二〉中的7、34、43、52、54、56、57、64、71、79、82、86、94、95、96、97，不詳者為4、16、20、68、80、85，其餘皆見於安帝以後。〈總表〉中延續最久的是6代，但這些家族（漢中李氏、隗為張氏等）是並計徙入益州前的祖先官閥世代，如只計入蜀後的，也只四代左右。這與其他地區士族相比，相去甚遠。如千乘歐陽欽於光武時任三公已「八世博士」，杜陵張純在光武時已是七代的世家。這種情況可參考鶴間和幸，前揭文。另邢義田統計孝廉出身時，也發現巴蜀地區「世族化」的情形不如關東、關中，見〈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收於許倬雲、毛漢光、劉翠溶主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頁31。

23 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先賢士女總贊·中〉，頁770及同書卷一〇下，頁801。

24 見《漢書》卷八六，〈何武傳〉，頁1。

25 玄子納貲千萬事見《後漢書》卷八一，〈譙玄傳〉，頁2。《華陽國志》卷一〈巴志〉則云納八百萬。

〈第五倫傳〉載：「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皆爲其證。其次，土族中有許多姓氏可能原爲蠻夷大姓，如巴郡墊江、安漢的龔氏，應出自巴郡賓民七姓之龔。而胸忍扶氏、漢昌句氏亦皆板循大姓²⁶，他們處於益州北部漢族集聚之區，與漢族已不易區別²⁷。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土族中有一些是自外移入者。如漢中南鄭李氏原出於潁川陽翟大姓李氏，李郃之父李頡爲博士始居漢中。廣漢新都楊氏本爲河東人，楊統曾祖父仲續爲祁令，樂益部風俗，始居新都；而張綱一族本張良之後，亦自外遷來²⁸。這些家族徙入之前本爲世家，在益州繼續發展，故官閥綿延世代較長，他們也多爲儒學世家，尤其新都楊氏，世代以經術圖緯教授，成爲益州學術的主流²⁹。

其次從〈表一〉的地理分布來看，I 項中前漢二十族，集中於三蜀地區（蜀、廣漢、犍爲）尤以蜀爲多，而南中地區（益州南部各郡）則無。到了後漢，新起的六十四族中，按其多寡，順序爲巴（25）、廣漢（12）、蜀（10）、漢中（7）、犍爲（6）、南中（4），雖然仍以益州北部爲多，但分布地區已有擴大的情形。其中巴郡、廣漢所增超過蜀郡，這是三蜀地區文教圈擴大的結果，也與巴郡在後漢的開發有密切關係³⁰。

26 據劉琳考訂，扶氏爲板循蠻之一族，迄清代猶存。唯扶氏祖先扶嘉亦曾助高祖定秦地，官至廷尉，則其中一部份仕宦甚早。又句氏亦爲賓民。見劉琳前揭《華陽國志校注》卷一〈巴志〉頁 81 及 100。

27 從考古的發現來看，古代具有強烈地方特色的巴蜀文化，其下限應訂在西漢前期，由於秦以來對巴蜀的移民，使巴蜀本地的文化特色逐漸消失。西漢前期的墓葬中尚存留部份巴蜀文化的特色，如船棺、獨木棺、銅甗等，但在漢武帝以後，統一的漢文化占了重要地位。參考趙殿增，〈巴蜀文化幾個問題的探討〉，《文物》1987 年 10 月及宋治民，〈關於蜀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83 年 2 月。

28 見《後漢書》卷三〇上，〈楊厚傳〉，頁 4 李賢注引《益部耆舊傳》；同書卷五六〈張皓傳〉，頁 1，王先謙集解。同書卷八二上〈李郃傳〉，頁 9-10 集解引惠棟語。

29 益州後漢儒學中，新都楊氏最盛，楊厚本其家學，授徒三千，其中任安、何萇、董扶、周舒皆著名，任安授徒杜瓊、何宗、杜微，何萇授羅衡、楊班，他們又各自教授，影響益大。

30 巴郡在後漢有相當發展，以人口論，前漢有七十萬人左右，但在後漢永和五年，已增至一〇八萬左右。見《漢書》卷二八上三，〈地理志〉，頁 95 及《後漢書》志二三上〈郡國志〉，頁 7。另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頁 16 及 24。不過《華陽國志》卷一〈巴志〉載桓帝永興二年巴郡戶口達一八七萬左右，距永和 5 年不過十三年，此一數字較永和 5 年蜀郡及屬國合計一八二萬還高。

如果我們再以V項來看，爲官二代以上的二千石之族中，巴、廣漢、漢中在後漢新起明顯。漢中由於居益州對外之樞紐，地近關中，仕宦亦盛，《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自建武以後，羣儒修業，……其州牧郡守，冠蓋相繼，於西州爲盛。」不過，漢中比起三蜀地區，自然不如。《華陽國志》卷三〈蜀志〉：「益州以蜀郡、廣漢、犍爲爲三蜀，土地沃美，人士俊乂，一州稱望。」表中三蜀合計，仍勝餘郡。這種情形，至晉末改，《華陽國志》所載大姓，仍有半數集中於蜀郡之郡³¹。至於巴郡官閥雖盛，但性質與三蜀不同。三蜀文教興盛，仕宦者多以經術文章，故云：「漢徵八士，蜀有四焉」³²。而巴郡屬賁人地區，自古以來以武勇稱，武王伐紂、高祖平秦，皆得巴人之助³³。《華陽國志》卷一〈巴志〉：「巴有將，蜀有相也。」若以《華陽國志》卷一二〈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分析，三公漢代七人中有五人在三蜀，兩人在漢中，而將軍十六人中，巴郡即占十人，與「巴有將、蜀有相」相合。巴郡之士族眾多，與後漢中期後羌、蠻多變，有賴巴人撫戢有相當關係。

南中的開發較遲，直到後漢才有少數士族出現，但若從上表的第V項來看，傳延二代以上的二千石之族要到蜀漢才出現。南中既多蠻夷，復少儒學，這些都是限制士族發展的原因。漢章帝時，王阜爲益州太守，「始興起學校」，但並不曾有多大影響。漢桓帝時牂柯人尹珍才受學返鄉教授，「南域始有學焉」³⁴。真正的開發還是要到蜀漢時。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漢末的南中大姓多爲自益州北部南遷之漢族移民，如永昌呂氏，《三國志》卷四三〈呂凱傳〉裴注引《蜀世譜》：「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³⁵。又益州大姓

31 參考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頁219。

32 語見《華陽國志》卷三，〈蜀志〉頁223-225。劉琳校注云：「東漢一代，徵士遠不止八人。『蜀有四』，蓋指楊厚、王稚、董扶、任安，但何萇也稱『徵士』，見本書〈先賢志〉。」其實此語只是言徵士之多居漢之半，未必爲實際數目。

33 巴人助高祖見上文范目事。《華陽國志》卷一〈巴志〉：「周武王伐紂，實得巴蜀之師，……巴師勇銳，歌舞以凌殷人，……」（頁21），又：「巴東郡……郡與楚接，人多勁勇，少文學，有將帥才。」

34 見《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頁1及15。

35 另一說法是，徙此者爲南越相呂嘉子孫，「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頁427）此一說法似不如《蜀世譜》妥當，洪亮吉指出「不韋宗族遷蜀，史有明文，而呂嘉爲不韋後則未見記載」（《後漢書》志二三上〈郡國志〉，頁23，集解引）。

雍氏，出自什邡侯雍齒，由廣漢什邡南遷，故呂凱與雍齒書謂其「世受漢恩，……先人雍侯，造怨而封。」³⁶，至於建寧孟氏（孟獲之族）與朱提孟氏應皆漢族，而爨氏亦來自中原。南中大姓本是漢族移民中的統治階層，他們的出現並非偶然，仍然與南中的開發密切相關³⁷。

三、土族的仕宦地位

土族是仕宦的產物，益州土族在仕宦上占什麼地位呢？常璩指出，自前漢始，「璽書交馳於斜谷之南，玉帛戔戔乎梁益之鄉」，而「西秀彥盛，或龍飛紫闥」，東漢自建武迄中平，兩百年間「府盈西南之貨，朝多華岷之士」³⁸。似乎益州之士較中原亦不多讓，不過實際情形尙有待具體的比較。根據小林史朗的估計，益州人物在《後漢書》中的立傳人數，雲貴高原各郡未見立傳者，而四川盆地各郡（尤其三蜀，即四川西部）皆較全國平均數為高³⁹。然而此一估計尙可商榷，因為立傳並不表示其仕宦地位也高。小林史朗所舉之立傳三十五人中，在方術、儒林、文學三傳者即占三分之一（11人），這固然顯示益州北部文教的發達，但卻與仕宦比率不相干，因此我們還得另外估計。《華陽國志》卷一二〈梁益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後附有益州官僚總計，然其數目與總數不合，除公七人可考外，其餘已很難估算，且無法與他州比較⁴⁰。現在就全國各州公卿及郡國守相加以估計，先看各州公卿。

36 《三國志》卷四三〈呂凱傳〉，頁6-7。

37 孟氏、爨氏皆漢族，說詳陳天俊，〈論南中大姓〉，《貴州文史叢刊》，1985.1，頁59-66及方國瑜，〈試論漢晉時期的南中大姓〉（收於所著《滇史論叢》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頁35-38。方國瑜更指出南中大姓為移民之統治階層。不過，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如何斯強雖然同意南中大姓大多數是秦漢以來遷入西南地區的漢族富豪，但又說孟獲原本是當地夷族中漢化較深的奴隸主。參考何斯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南中「大姓」與「夷帥」〉，《思想戰線》，1987年5期。然《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有雍闓「使建寧孟獲說夷叟」之事，獲以言欺夷，故夷從闓。又《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漢晉春秋》：「孟獲者，為夷漢所服。」似以原為漢人之可能性較大。朱提孟氏參考附錄二〈總表〉。

38 見《華陽國志》卷三〈蜀志〉，頁221及同書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頁484-485。

39 小林史朗，〈東漢時代における益州について——《後漢書》を中心として〉（《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十七號，1978）頁65。

40 按〈士女目錄〉云：「公七人，大將二十二人，侯二十人，卿佐十四人，侍中七人，尚書五人，司隸校尉六人，州刺史十三人，郡守四十八人，國師三人，光祿大夫四人，尚書郎十二人，中書郎、將、御史六人，公車令、諫議、大中十人，公府辟士八人，高士一人，聘士七人，徵士四人，節士四人，列女四十七人。」合計共二四九人，但上文云「三百五十人」，相去甚遠。公七人可考，即何武、李郃、李固、張皓、趙戒、趙溫、趙謙。

表二 後漢各州公卿數量比較表

州 別	各 州 人 口 比 例	三 公			九 卿		
		人 數	各州三 公比例	三公比例÷ 人口比例	人 數	各州九 卿比例	九卿比例÷ 人口比例
司 隸	6.48	36	22.79	3.52	66	20.18	3.11
豫 州	12.90	37	23.42	1.82	65	19.88	1.54
冀 州	12.39	8	5.10	0.41	15	4.59	0.37
兗 州	8.46	8	5.10	0.60	21	6.42	0.76
徐 州	5.83	9	5.70	0.98	14	4.29	0.74
青 州	7.75	9	5.70	0.74	13	4.00	0.52
荆 州	13.08	28	17.72	1.31	46	14.07	1.07
揚 州	9.06	8	5.10	0.56	11	3.36	0.37
益 州	15.12	6	3.80	0.25	11	3.36	0.22
涼 州	0.88	3	1.90	2.16	11	3.36	3.81
并 州	1.45	3	1.90	1.31	4	1.22	0.84
幽 州	4.27	2	1.27	0.30	4	1.22	0.29
交 州	2.33	0	0	0	0	0	0
不 明		1	0.63		46	14.07	
總 計	100	158	100		327	100	

說明：1. 各州人口比例取自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甲編，頁22。

2. 公卿係以拙著博士論文《漢代豪族研究》附表 10、11 查對籍貫統計。

益州公卿在前漢只有扶嘉、何武二人⁴¹，因此本表只就後漢估計。從表中看，三公人數益州六人，僅比涼、并、幽、交等邊州為多，而較其他各州（包括揚州）為少。九卿十一人，與揚、涼二州相同，比并、幽、交多，而較其他各州為少。無論公卿，人數最多的都是司隸、豫州、荊州三者，這與司、豫為帝國核心區，荊州（尤其

41 扶嘉見註26。

南陽)爲帝鄉,功臣外戚集團強大有關。益州的數目較近邊區,甚至也不如揚州。如果我們再以人口比例衡量,則除交州無公卿外,益州的比數是各州中最低的。不過,這個比數還須加以校正,由於益州南部各郡並無公卿,若只計北部各郡所占全國的人口比例 8.99⁴²,則比數爲公 0.42,卿 0.37,稍有提昇;然公僅較幽、交、冀爲高,卿僅與揚、冀略等,較幽、交高而已,整個益州北部之公卿比率,還是落後於核心地區。

這裏對涼州比數最高附帶說明。涼州情況特殊,一方面人口甚少,另一方面外患瀕仍,立功邊域者往往成爲公卿。涼州公卿中期以前的皆爲安定梁氏(梁統之族,卿占六人),梁氏爲外戚,與一般士族有別。其餘公卿如張奐、段熲、皇甫嵩、王邑皆在漢末,至於董卓、李傕更是情況特殊,故比率偏高。現在再看看郡國守相的比率。

從表三可看出,益州在前漢任守相者只有十任,僅較并、交爲多,衡以人口比例後的結果相同。若單計益州北部,則比數略提高爲 0.28⁴³,然仍爲倒數第三。表四後漢的情況則稍有不同。以任數論,益州並不少,有一二八任,緊迫司、豫、荆各州,居第四;然衡以人口比例後降爲第八,而仍與揚州並列。不過,益州任數之多,是因有一部專載益州人物的《華陽國志》之故,若將僅見於此書而不見於他處之守相剔除,則減少三十九任,只餘八十八任⁴⁴,居第五,然校以人口比例後比數降爲 0.39,居第十位。單計益州北部則爲 0.63,居第八,較揚州稍高。

由上看來,益州人物之整體政治地位並不高,這可能與益州遠離政治中心及地域的隔絕有關,這點也可從中央對地方的態度來了解。表四中各州人物在司隸任太守的,都占各州出身太守任數的相當比例,如司、豫、冀、并諸州皆占第一,兗、青、益、涼等州占第二,這些顯示中央吸納各州,以形成向心力。但是同時存在另一種現象:即某些州中有任用本州人任郡守的傾向。這些州除司隸情況特殊外,還包括荆、揚、益、涼、交五州,五州出身的郡守皆以任本州者占最多。這五州或爲邊區,或雖

42 據益州北部人口計出,參考梁方仲,前揭書,頁24。

43 前漢時益州人口比例爲 8.30,但只計北部則爲 5.91。參考梁方仲,前揭書,頁 14 及 16。

44 剔除僅見於《華陽國志》所載後之八十八任守相分仕各州之數爲:司 18、豫 5、冀 4、兗 6、徐 4、青 1、荆 4、揚 3、益 37、涼 6、并 0、幽 2、交 2。

表三 前漢各州守相數量比較表

所仕州 籍貫	司	豫	冀	兗	徐	青	荆	揚	益	涼	并	幽	交	總 (任)	各州比例 (任)	各州比例 ÷ 人口比例
司	40	5	8	8	8	7	8	4	3	11	14	5	1	122	20.4	1.76
豫	16	1	2	8	7	6	5	2	1	0	1	4	2	55	9.20	0.76
冀	4	1	0	1	3	2	1	1	1	0	1	2	0	17	2.84	0.32
兗	9	1	4	4	2	2	1	2	1	0	2	2	0	30	5.02	0.38
徐	19	3	0	7	2	2	2	5	0	0	0	2	0	42	7.02	0.77
青	7	0	0	1	1	3	0	0	2	1	0	2	0	17	2.84	0.36
荆	7	0	0	0	0	0	0	2	1	1	2	1	0	14	2.34	0.38
揚	5	1	0	2	0	1	3	3	2	1	1	1	0	20	3.34	0.60
益	2	1	2	0	0	0	0	1	3	1	0	0	0	10	1.67	0.20
涼	1	1	0	0	0	0	0	0	0	7	5	5	0	19	3.18	1.43
并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0	2	0.33	0.09
幽	6	3	1	5	0	0	0	0	0	1	0	1	0	17	2.84	0.44
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不 明	86	15	14	10	12	13	8	4	5	18	23	22	3	233	39.0	0
總 計	202	32	31	46	35	36	28	24	19	41	49	49	6	598		

說明：1. 前漢各州人口比例據梁方仲前揭書，頁14。

2. 爲估計所仕之州，以任數爲單位，與前表以人數異。

3. 據嚴耕望《兩漢太史刺史表》計算而得。

4. 斜線所包可看出各州人任官本州的數量，下表同。

表四 後漢各州守相數量比較表

所仕州 籍貫	司	豫	冀	亮	徐	青	荆	揚	益	涼	并	幽	交	總數 (任)	各州比例 (任)	各州比例 ÷ 人口比例
司	32	17	18	17	10	9	21	10	9	31	11	11	0	196	12.71	1.96
豫	26	16	18	25	9	15	18	16	18	9	3	9	2	184	11.94	0.93
冀	8	5	0	4	4	3	5	2	5	4	1	5	0	46	2.98	0.24
亮	12	7	13	11	5	12	7	7	4	3	4	6	1	92	5.97	0.71
徐	5	6	11	8	5	4	6	12	1	0	1	3	0	62	4.02	0.69
青	4	5	5	3	2	0	0	5	2	1	1	3	0	31	2.01	0.26
荆	17	14	8	6	6	3	26	6	19	10	2	3	10	130	8.43	0.64
揚	8	12	4	3	3	3	14	23	1	0	0	0	5	76	4.93	0.54
益	18	7	8	6	5	3	8	4	54	7	1	3	3	127	8.24	0.54
涼	13	3	0	2	0	0	1	2	0	20	2	1	0	44	2.85	3.23
并	7	3	2	2	2	0	1	0	0	5	4	2	0	28	1.81	1.25
幽	4	4	0	3	0	3	5	4	1	2	3	3	0	32	2.07	0.48
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	5	0.32	0.14
不明	48	37	45	31	31	21	56	39	42	60	27	32	19	488	31.7	
總計	202	136	132	121	82	76	168	130	156	152	60	81	45	1541	100	

說明：1. 本表據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計算而得。然原表未列籍貫而可考者補正之。

2. 各州人口比例見表二，本表省略。

非邊區，但內有蠻夷，亦具邊區性質，用本州人便於解決地方事務。五州中尤以益州爲明顯，益州出身的一二七任守相中有五十四任在本州，中央對益州人士借重之處正是本州問題的解決。中央對益州的控制南北不同，益州北部常用他州人爲郡守（114任中只有30任爲本州人，占26%）益州南部則多用益州北部出身的人（42任中有24任爲益州北部人，占57%），則以南部多蠻夷變亂之故。在此情況下，若地方問題不嚴重，則益州人士的仕宦也就受到限制。事實上，益州士族的興起，正是在蠻夷問題嚴重的安帝時期以後；益州公卿的出現，除郭賀一人外，也都在安帝之後。以下比較各州仕宦人物的時間分布如下：

表五 後漢各州三公時代分布表

時代 籍貫	光	明	章	和	小計 I	安	順	桓	靈	獻	小計 II	I ÷ II
司	7	0	3	4	14	2	6	6	6	2	22	0.64
豫	1	1	1	5	8	2	5	6	13	3	29	0.28*
冀	2	0	0	1	3	1	0	2	2	0	5	0.60
兗	0	1	0	1	2	2	1	1	1	1	6	0.33*
徐	1	1	0	0	2	2	1	1	3	0	7	0.29*
青	2	1	0	1	4	1	0	2	0	2	5	0.80
荆	9	2	2	0	13	3	3	1	7	1	15	0.87
揚	0	0	1	0	1	2	1	1	1	2	7	0.14*
益	0	0	0	0	0	1	2	1	0	2	6	0*
涼	0	0	0	0	0	0	0	0	2	1	3	0*
并	0	2	0	0	2	0	0	0	0	1	1	2.0
幽	1	0	0	0	1	0	0	0	1	0	1	1.0
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計	23	8	7	12	50	16	19	21	36	15	107	0.47

表六 後漢各州九卿時代分布表

時代 籍貫	光	明	章	和	小計 I	安	順	桓	靈	獻	小計 II	I ÷ II
司	9	3	9	8	29	7	8	7	7	8	37	0.78
豫	4	3	3	6	16	6	9	12	14	8	49	0.33*
冀	3	1	0	2	6	0	1	3	4	1	9	0.67
兗	3	2	1	3	9	3	0	4	3	2	12	0.75
徐	1	2	1	1	5	1	1	1	4	2	9	0.56*
青	3	2	0	1	6	1	1	2	0	3	7	0.86
荆	10	4	2	4	20	6	6	1	11	2	26	0.77
揚	1	1	2	0	4	3	1	0	1	2	7	0.57
益	1	0	0	0	1	3	2	2	1	2	10	0.10*
涼	0	1	0	0	1	0	3	3	1	3	10	0.10*
并	2	1	0	0	3	0	0	0	1	0	1	3.00
幽	2	0	0	0	2	0	0	0	2	0	2	1.00
交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總 計	39	20	18	25	102	30	32	35	49	33	179	0.57

爲便於估計，將後漢粗略地分爲光武到和帝、安帝到獻帝兩階段⁴⁵。首先就人數來看，前期益州沒有三公，三公出現於安帝以後；九卿前期也只一人，至於太守雖有十五人，但仍不如司、豫、荆、揚諸州。益州官宦主要是出現在後期，這以前後期比率來看更爲清楚。由於兩期的時間並不平均，而人數多寡也涉及任期長短，所以各州人數後期較前期多，並不表示後期更有發展，其前後期比率還須校正以前後期總數比率（三公 0.47，九卿 0.57，守相 0.38，各表右下角）才能看出增減。較總數比率低

45 表五、六、七皆以和帝爲兩階段之分界，一般而言，東漢和帝時國勢達於頂點，而外戚、宦官與士族之爭也開始萌芽，安帝後衝突漸烈，故可視爲另一階段。

表七 後漢各州守相時代分布表

時代 籍貫	光	明	章	和	小計 I	安	順	桓	靈	獻	小計 II	I ÷ II
司	31	16	10	15	72	13	20	26	20	33	112	0.64
豫	18	5	7	19	49	11	19	42	28	31	131	0.37*
冀	9	1	2	2	14	3	3	10	12	2	30	0.47
兗	11	1	1	2	15	5	5	22	22	17	71	0.21*
徐	5	2	4	1	12	1	3	7	15	19	45	0.27*
青	6	0	1	0	7	0	4	10	6	3	23	0.30*
荆	31	14	4	1	50	8	8	19	19	27	81	0.62
揚	1	4	7	4	16	2	11	6	10	25	54	0.30*
益	5	5	4	1	15	12	12	24	17	20	85	0.18*
涼	3	1	0	1	5	4	7	8	10	6	35	0.14*
并	5	2	0	0	7	0	2	2	6	8	18	0.39
幽	9	0	1	0	10	0	1	1	9	12	23	0.43
交	0	0	0	0	0	0	0	1	1	3	5	0*
總 計	134	51	41	46	272	59	95	178	175	206	713	0.38

者（表中附 * 號者）表示後期較前期有增加，高者減少。以上三表大體相當一致，其中除交州外益涼兩州比數最低，顯示兩者的主要發展是在後期，這可與本文上節所說益州士族興起較他州為晚相印證。

由上看來，益州人士的整體仕宦地位並不高。《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載廣漢太守夏侯纂與功曹古朴的問答：

纂問古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爲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

益州著作傑出，而仕宦不如確為事實。不過，整體仕宦固不如餘州，但個別的士族勢力仍甚強大。〈總表〉中的一〇二個家族中，仕宦二代以上的二千石之族有三十九族，三代以上的有十七族，四代以上的有七族。這顯示益州也像他州一樣出現了閥閱世家。其中公族如南鄭李邵、李固父子繼踵三公，成都趙戒、趙典、趙溫、趙謙數代公卿，犍為張皓、張綱父子世有名位，其聲望較三輔名族亦不少遜。至於一族人同時入仕的也很多，如南鄭趙宣（犍為守）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守州郡。」⁴⁶同縣的楊矩四子，才官隆於先人，當時稱為「四珍」⁴⁷。而廣漢郫縣王堂為司隸校尉，子孫世代為官，堂妻文季姜卒時「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赴，內外冠冕，百有餘人。」⁴⁸可見其聲勢。

士族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也很重要。地方掾史階層大多出自當地的士族大姓。例如前漢時蜀郡郫縣何武，「兄弟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⁴⁹後漢的〈巴郡太守張納碑陰〉載有巴郡一郡之吏七十四人，其中姓氏可考者六十三人，而屬《華陽國志》所列之「大姓」者即有二十一人，其餘屬〈總表〉中諸姓者又十人，故幾乎有半數出於士族⁵⁰。士族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可以桓帝年間的分郡事件為例。桓帝永興二年，巴郡的大吏郡文學掾宕渠趙芬、墊江龔榮、王祁、李溫，臨江嚴就、胡良、文愷，安漢陳禧，閬中黃閭，江州毋成、陽譽、喬就、張紹、牟存、平直等，與郡人上谷太守陳弘（安漢人）、隴西太守馮含（宕渠人），共同說服郡太守但望上書，要求將巴郡分為兩郡，而建官舍等費用由他們負擔，「不費公家，得百姓歡心」⁵¹。這些

46 《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杜泰姬〉，頁 811。

47 《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秦瑛〉，頁 810：「四子才官，隆於先人，故時人為語曰：『三苗□止，四珍復起。』」按，四子以「珍」為字，長元珍，次仲珍，故云。而「三苗」、「四珍」之類的稱號，是東漢士族標榜家族人物常用的，與「三虎」、「二龍」、「五常」等相類，參考拙著，〈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第十號），頁 205。

48 《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梓潼人士·季姜〉，頁 825-826。

49 《漢書》卷八六，〈何武傳〉，頁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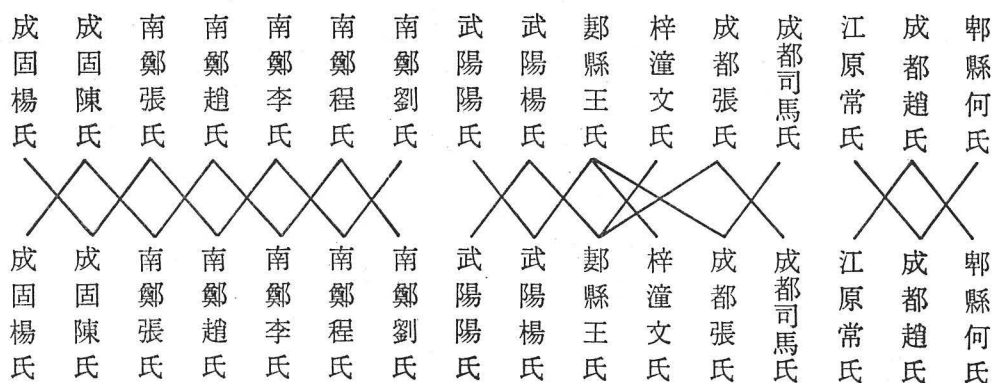
50 〈張納碑陰〉收於洪适，《隸釋》（收於嚴耕望主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卷五，頁 13-14，屬《華陽國志》之大姓者有江州鈔、毋、然（2人）、白、上官（2人）、愷、枳縣章、牟，墊江夏氏，胸忍扶氏，閬中黃、趙、嚴，充國譙氏，安漢趙、范、陳（3人）等二十一人。另可考者有宕渠李（5人）、馮、王（2人），閬中周，墊江龔等十人。

51 見《華陽國志》卷一〈巴志〉，頁 45。

人中趙氏、馮氏、龔氏、李氏、嚴氏、文氏、陳氏、黃氏、母氏都是地方大族，事雖未成，亦可見士族大姓對地方事務的積極參與。四十年後，安漢大姓趙壹重提此議，巴郡的分郡終告實現⁵²。

四、益州士族的地域性及其與中原地區的關係

漢代的士族大多起自州郡，其勢力根植於地方，故雖入仕中央，仍具濃厚的地方色彩，同郡相結，每成集團，如汝南、潁川等郡，皆以黨援氣烈著聞⁵³。益州地區，由於與中央的地理阻隔，自成一獨立單位，這種現象就更為明顯，現在先以婚姻關係為例⁵⁴。



圖一 益州部分士族互婚圖

上圖中之三組婚姻關係，是益州地區士族婚姻相結的例證。其中漢中南鄭的劉、程、李、趙、張與成固陳、楊相婚，顯示漢中郡同郡士族間的密切關係。蜀郡郪縣何氏是前漢公族，但後漢仍有勢力，而成都趙氏則為後漢公族，彼此門第相當。成都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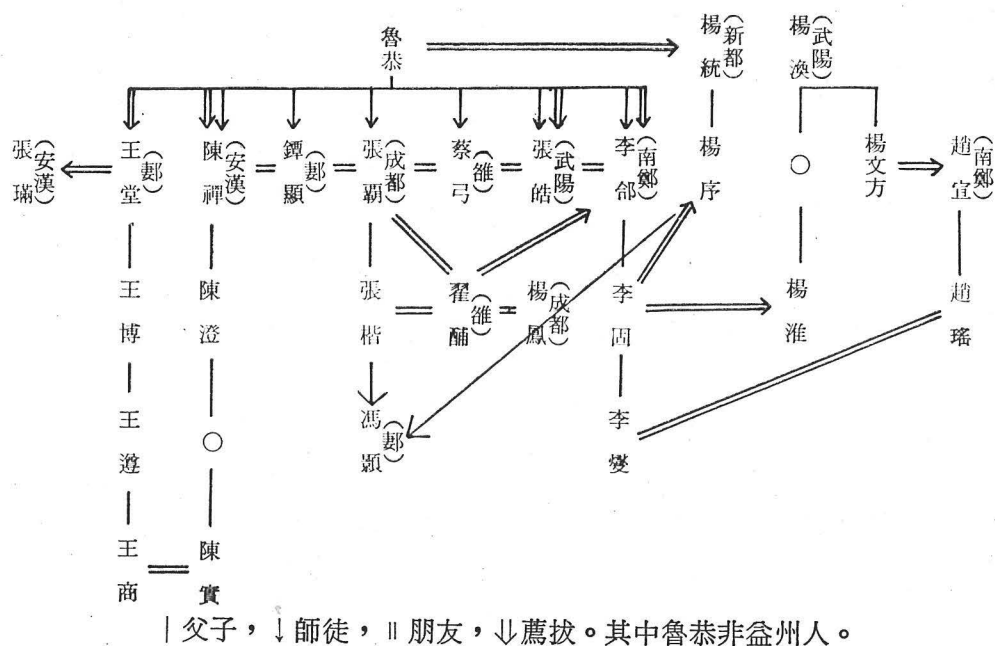
52 見同書同卷，頁55。

53 潁川自前漢即以朋黨稱，見《漢書》卷七六〈趙廣漢傳〉，頁1。東漢之初光武曾指責戴憑：「汝南子欲復黨乎？」（《後漢書》卷七九上，〈戴憑傳〉，頁6。）至後漢末期，汝潁之士相互結合，是黨錮人士之主要成員。其實不只二郡地方觀念強烈，他郡亦然。如東漢政治上之南陽集團亦為一例。

54 據拙著，《漢代婚姻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80），頁175-176，〈漢代蜀地婚姻表〉訂正繪製。

氏的趙溫、趙謙兄弟與江原常洽同仕獻帝，可說是同鄉里朝官之結合。廣漢郪縣王氏與同郡梓潼文氏、蜀郡司馬氏、犍爲楊氏之婚姻跨越三蜀，顯現較爲廣泛的同州觀念。不過益州土族的婚姻事例中，尚未發現與他州人士的婚姻關係，這與中原地區之大族如汝南袁氏、沛國桓氏、弘農楊氏等之婚姻常跨越數州相比，似更具地方色彩，然資料不足，未能確證。

婚姻之外，益州土族每結友共學，或共相薦引，形成複雜的交游關係，下圖是部分例證⁵⁵。



圖二 益州部分士族相互關係圖

55 譚顯、蔡弓、李郃、張霸、陳禪結友共學同師魯恭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譚顯〉，頁749。李郃、張皓、陳禪是透過其師魯恭之介而爲鄧騭所辟，此據上田早苗的推斷，參考氏著〈巴蜀の豪族と國家權力——陳壽とその祖先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第二十五卷，第四號）頁3。王堂於永初二年爲三府所舉，考時魯恭爲司徒，事見《後漢書》卷三一，〈王堂傳〉，頁10。李固屢薦楊序（即楊厚）事見同書卷三〇上〈楊厚傳〉，頁5。翟酺薦言李郃見同書卷八二上〈李郃傳〉頁10。翟酺友張霸，見同書卷三六〈張霸傳〉，頁18。酺友張楷、楊鳳見同書卷四八，〈翟酺傳〉，頁6。王堂薦張瑒，見《華陽國志》卷一〈巴志〉，頁44。魯恭辟楊統、馮顥師張楷，見同書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41，746。李固薦楊淮、楊文方薦趙宜，見同書卷一〇中，〈犍爲士女〉，頁774，785。李爰友趙瑤見同書卷一〇下，〈漢中士女〉，頁803。陳實友王商見同書卷一二，〈士女目錄〉，頁924。

上圖顯示益州士族彼此交游、相互舉薦的情形。值得注意的是益州士族除同郡觀念外，確具較強的同州觀念，他們的結合不限同郡，而跨越一州。如犍爲武陽楊文方曾薦漢中南鄭趙宣，李固亦薦文方兄子淮「累世忠直」而李、趙二族亦交好，且有婚姻關係（參圖一），廣漢翟酺與蜀郡楊鳳、張楷交友，而李郃、張皓等之互結更是典型例證，《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

鐔顯，字子誦，郫人也。蔡弓，字子騫，雒人也。俱携手共學，冬則侍親，春行受業。與張霸、李郃、張皓、陳禪爲友，共師司徒魯恭。顯又與王稚子（廣漢郫王渙）同見察孝於太守陳司空（寵），歷豫州刺史、光祿大夫、侍中、衛尉。弓爲廬江太守，徵拜議郎。而霸、郃、皓、禪皆至公卿。

張霸蜀郡人、李郃漢中人、張皓犍爲人、陳禪巴郡人，鐔顯、蔡弓則爲廣漢人，他們的結合涵蓋益州北部各郡，其後仕宦時交援共進，儼成集團（見後文）。其次，上圖中各族的關係也不限於一代。例如李郃與楊統皆見知於魯恭，而郃子固亦屢薦統子厚。陳禪、王堂亦皆爲魯恭所薦，堂曾孫商與禪曾孫實亦相交友皆是。

益州士族彼此的關係既如此密切，他們的政治活動自然具有地域性與集團性，例如在安帝廢太子爲濟陰王（即後之順帝）到順帝繼位這一段過程中，益州出身的士族李尤、龔調、張皓、李郃、陳禪皆站在順帝一邊⁵⁶，立場相當一致。順帝即位之前，李郃曾暗圖擁立，而孫程等先發動，故郃功不顯，同爲益州出身的將作大匠翟酺即上書：「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順帝因而錄其功。酺後被告與蜀郡張楷謀反，事雖無驗，亦可見益部結黨之風⁵⁷。

益州士族在安、順之間聲勢最盛，順帝即位事件前後的活動是其著例。不過推其原始，他們的入仕卻與本州事務有關。安帝永初二年，羌亂起於涼州，有寇掠三輔、南下益州之勢，帝國西部備受威脅，益州士族李郃、張皓、陳禪等於此時透過其師魯恭的推介，爲大將軍鄧騭所辟薦。次年，羌亂波及益州，益州各地的蠻夷也蜂起響應，在此情況下，更需藉助於益州出身的士族，於是陳禪被任爲漢中守，王堂被任爲

56 參考狩野直禎，〈後漢中期の政治と社會——順帝の即位をめぐるつて〉，《東洋史研究》，二三卷三號。上田早苗，前揭文。

57 《後漢書》，卷四八，〈翟酺傳〉，頁6及卷八二上〈李郃傳〉，頁10。

巴郡守，救平了兩郡的變亂⁵⁸。羌亂平定後，益州土族也都各自以功升遷，不過羌亂破壞了益州與關中間的主要通道——褒斜道，此一道路的修復，一直是他們共同的願望。然而由於鄧騭被誅，益州土族雖極力爭取，朝廷一直沒有行動。直到順帝被擁立後的十八日（延光四年十一月乙亥）才下令：「罷子午道，通褒斜路。」這個詔書顯然具有酬庸益州土族的用意⁵⁹。由此看益州土族的入仕不但與本州問題相關，其政治主張也涉及本州的利益。

由以上觀察，益州土族的地方色彩相當濃厚。不過，漢代的土族固具地域色彩，而其理想卻往往非地域所能限，只從地域團體來斷定益州土族的性質，似未能得其全貌。土族既是仕宦的產物，他們與中央間有著依存的關係，上述他們極力爭取打通褒斜道的行動，不只是爲了地方利益，也爲了維繫其與中央的關係。其次，入仕即表示對中央的向心力。事實上，有些土族入仕中央後，也出現了脫離原籍的跡象，如張霸卒葬河南，諸子遂家於河南。而李郃之子李固長期游學京師，「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⁶⁰，京師已成其生活重心。益州土族之入仕，也頗得力於中原土族的推薦。除上述李郃、陳禪、張皓、楊統得力於魯恭，鐔顯、王渙舉薦於陳寵等例外，如李固得賈建之薦，楊准得陳蕃保舉皆其著例⁶¹。而益州土族也薦拔了許多中原土族。如張皓爲司空，「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王堂拔汝南陳蕃、應嗣，號爲知人；翟酺亦薦故太尉龐參⁶²。至於李固致達海內名士江夏黃瓊、南陽樊英、會稽賀純、汝南周舉、河內杜喬、陳留楊倫、河南尹存、東平王渾、陳國何臨、清河房植等，更無地域界線⁶³。可見土族的性質。

從交游範圍來看，益州土族雖自有其交游圈，但也與中原土族關係密切。李固早

58 王堂任巴郡守事見《後漢書》卷三一〈王堂傳〉，頁10。陳禪事見同書卷五一，〈陳禪傳〉，頁2。

59 上田早苗，前揭文，頁6-7。

60 見《後漢書》卷三六〈張霸傳〉，頁18及同書卷六三，〈李固傳〉，頁1。又，謝承《後漢書》即直稱張霸子張楷爲「河南張楷」，見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45。

61 見《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頁1。《華陽國志》卷一〇中〈犍爲士女〉，頁774。

62 見《後漢書》卷五六〈張皓傳〉，頁2。《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46-747。

63 《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頁7。《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頁797。

年常步行尋師，結交英賢，後與南陽鄭叔躬、宋孝節、零陵支宜雅爲友，又交潁川荀淑⁶⁴。固子變與潁川賈彪、荀爽，南陽張溫，河南种岱爲至交⁶⁵。變從兄弟李歷也是「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⁶⁶可見李氏一族與中原士族之關係。廣漢梓潼的楊充，與潁川荀爽、李膺、京兆羅叔景、漢陽孫子夏、山陽王暢等爲友；成都趙氏的趙典，名列「八俊」之一，是有名的黨錮人物；廣漢王商也與山陽劉表、南陽宋仲子通好⁶⁷。這些明顯的例子，都說明了益州士族不只具地方性，也是全國士族網的一部分。

士族的仕宦以經術爲必要條件。益州學術頗具地域特色⁶⁸，也出現了廣漢楊氏、翟氏、漢中李氏、成都張氏、巴郡馮氏等家學世傳的士族，然而其與中原地區的學術聯繫仍密。益州士族大多游學京師，早在文翁時，蜀地學於京師者已「比於齊魯」。前漢的張寬、何武、楊宣皆受學京師⁶⁹。後漢游學更盛，如上述張霸、李郃、陳禪、張皓、鐔顯等共師魯恭，卽爲一例。京師外，有學於荊州者，如漢中成固陳綱學於南陽，漢末荊州學派盛時涪縣李仁、尹默皆往受學⁷⁰。此猶益州鄰境，更有許多周遊天下的，如李固步行尋師，不遠千里；段恭周流七十餘郡，求師受學三十年；祝龜遠學太學及汝、潁；景鸞少與廣漢郝伯宗、蜀郡任叔本（末）、潁川李仲、渤海孟元叔游學七州，甚至南中地區的大姓尹珍也遠學汝南⁷¹。在不斷的游學中，不但加強了與中

64 同上註。另李固與荀淑爲友見《三國志》卷一〇〈荀彧傳〉，頁2裴注引《續漢書》。

65 參《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頁803及《後漢書》卷五六〈种嵩傳·种岱〉，頁11。

66 《後漢書》卷八二上〈李郃傳·李歷〉，頁11。

67 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梓潼士女〉，頁818。同書卷一〇上〈蜀郡士女〉，頁717。同書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53。

68 蒙文通指出：「詞賦、黃老、律歷、災祥，是巴蜀的固有文化。」（見〈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報·社會科學》1959.5，頁43-49）

69 張寬事見《漢書》卷八九〈文翁傳〉，頁2。何武見同書卷八六，本傳，頁1。楊宣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39。

70 陳綱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頁802。李仁、尹默見同書卷一〇下〈梓潼士女〉，頁822-823。

71 李固見《後漢書》卷六三〈李固傳〉，頁1。段恭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54。祝龜見同書卷一〇下〈漢中士女〉，頁807。景鸞見同書卷一〇下〈梓潼士女〉，頁819。尹珍見《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頁13。

原土族的聯繫，也產生了文化認同，這或許是何以益州土族地域色彩雖濃，卻並不完全支持割據政權的原因之一。

五、土族與割據政權

益州地區由於地理的隔絕，在中央政府崩潰之際，很容易出現割據政權。《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謂益州「世亂先遑，道治後服」，即後世「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之意⁷²。兩漢之末，先後有公孫述、劉焉及蜀漢政權之建，三者皆自外來，當地土族對他們抱什麼態度？以下試加討論。

（一）公孫述

前漢之末的起事集團可分饑民集團、土族大姓兩大類，而後者又包括地方豪族自建政權及地方官擁郡自立兩種，公孫述即屬擁郡自立型⁷³。他是扶風茂陵人，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蜀郡太守）。更始稱帝時，豪傑蜂應，南陽宗成入掠漢中，弘農王岑亦起兵雒縣響應。公孫述派人迎成等，但他們到成都後卻擄掠橫暴，於是述召臨邛縣中豪傑，諭以「吾欲保境自守，以待真主。」得到他們的支持，乃假藉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的名義，攻破宗成，又大破更始將李寶、張忠，威震益部。建武元年，在功曹李熊的力勸下，自立為天子⁷⁴。

公孫述的起兵，以「保境自守」為號召，得到地方勢力的認同，而其自建帝號，也滿足了部分地方人士仕宦的願望，所以其集團中除了公孫氏一族外，也包括了不少當地人士。由於以地方政府而獨立，許多當地人士以掾史的身份加入，如大司徒李熊原為郡功曹，太常李隆、光祿勳常少原為主簿⁷⁵。另有巴郡任滿、程烏、廣漢楊春卿皆為述將，越嵩任貴亦率眾歸命，此外成都羅衍為郎官，而李育、侯丹、程汎三人為將，也是當地人士。這些人家世多不可考，不過楊春卿（楊序之祖）祖父仲續為祁

72 《華陽國志》卷一二〈序志〉，頁 901，校注。

73 參考木村正雄，〈兩漢交替期の豪族叛亂——隗囂集團と公孫述集團〉（《立正史學》三十一號，1967）頁12。

74 以上見《後漢書》卷一二〈公孫述傳〉，頁 13-15。

75 見《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頁 475。《後漢書·公孫述傳》李隆作張隆，唯未言其身份，《華陽國志》作主簿。

令，爲士族，常少可能出自江原常氏，羅氏成都大族，任貴蠻夷君長，估計其中當有不少地方的士族大姓⁷⁶。

公孫述政權興起之初，大體上依賴當地豪傑，但其後歸附漸多，長安蔣震、霸陵張邯、陳倉呂鮪、南陽延岑、汝南田戎紛紛加入，公孫述漸倚重這些外來勢力。建武七年，騎都尉平陵荆邯上書出兵，引起了一場「蜀人」與「山東客兵」的爭論，《後漢書》卷一三〈公孫述傳〉載其事云：

（邯）說述曰：「……宜及天下之望未絕，……令田戎據江陵，……令延岑出漢中，……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邯曰：「今東帝……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是效隗囂欲爲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蜀人及其弟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

爭論中可看出，益州人士雖參與公孫述政權，但意在保境自守，所以其後當天下將定之時，他們就勸述降漢。建武十一年，光武向述勸降，述以示太常李隆、光祿常少，二人勸述降，不聽。郎官羅衍、郎中書解文卿、大夫鄭文伯勸述，結果二人囚死，這些都說明了蜀人的心態⁷⁷。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一些益州士族參與公孫氏集團，但也有許多抗拒的。如廣漢梓潼文齊爲益州郡太守，據郡不服，歸心光武；牂柯郡大姓龍、傅、尹、董與功曹謝暹共保境，南中除越雋外，皆非述所有⁷⁸。至於北部，除犍爲功曹朱遵抗述被殺外，有名望的士族如巴郡閬中譙玄、任文公皆不仕公孫；蜀郡江原王皓、王嘉及梓潼李業寧死不從；犍爲南安費貽、犍道任永、廣漢郫縣馮信託疾佯狂。他們的不仕公孫與其心存漢氏相關，王嘉答公孫述使者：「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可爲代表⁷⁹，由此

76 以上任滿、程烏、李育、侯丹、程汎、任貴皆見《後漢書·公孫述傳》。楊春卿見同書卷三〇上，〈楊厚傳〉，頁4。羅衍事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上〈蜀郡士女〉，頁730。余英時推斷公孫述集團中多士族，詳余英時，前揭文，頁147-148。

77 李隆、常少及羅衍見註75、76。

78 文齊事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梓潼士女〉，頁816。牂柯諸大姓見同書卷四，〈南中志〉，頁378及《後漢書》卷八六〈南蠻西南夷列傳〉，頁13。

79 朱遵事見《華陽國志》卷一〇中〈犍爲士女〉，頁779，費貽、任永亦見同卷，頁775-776。

可見士族性質。

（二）劉 焉

漢末劉焉、劉璋父子據有益州，其情況與公孫述相似。劉焉亦以地方官之身分自立，同時也遭遇到外來勢力與本土勢力的衝突問題。

劉焉江夏竟陵人，爲漢宗室。靈帝中平五年，他以太常的身分出任益州牧。焉以九卿任地方，一方面是眼見世亂，尋求避難，另一面是受侍中董扶（廣漢人）「益州分野有天子氣」之言的影響。當時董扶求爲蜀郡屬國都尉，回到益州；太倉令巴郡趙韙也棄官隨焉⁸⁰。董扶益州名士，趙韙安漢大姓⁸¹，所以劉焉初時頗得地方勢力之助。不過其後焉引用南陽、三輔避難來蜀的數萬「東州士」爲黨與，並枉誅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權等十多人立威，引起益州士民的普遍不滿。加以部分地方人士忠於漢室，他們當初支持劉焉，意在藉其宗室聲望保境安民，發現他的野心後，遂起而討伐。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與校尉賈龍（皆蜀郡人）以焉「陰圖異計」，舉兵攻焉，被焉與東州人所破，這是第一次大衝突⁸²。不久劉焉去世，劉璋繼立。

劉璋之立，得力於帳下司馬趙韙與治中從事王商兩人⁸³。王商出自廣漢郫縣王氏，是王堂的曾孫，他勸劉璋拔擢當地名士，推薦了巴郡安漢陳實、墊江龔揚、趙敏、黎景、閬中王澹、江州孟彪等人⁸⁴。陳實是陳禪的曾孫，龔、黎也是方士大姓，因此情況稍趨緩和。不過，劉璋無法抑制東州人對當地人的侵暴，建安五年，遂爆發了趙韙領導的另一次大衝突。《三國志》卷三一〈劉璋傳〉注引〈英雄記〉云：

（續）馮信見同卷〈廣漢士女〉，頁75。王嘉、王皓見同書卷一〇上〈蜀郡士女〉，頁729-730。

李業見同書卷一〇下〈梓潼士女〉，頁816。任文公見《後漢書》卷八二上〈任文公傳〉，頁3。譙玄見同書卷八一，〈譙玄傳〉，頁1。王嘉之言見同書同卷，頁4。

80 事見《三國志》卷三一〈劉焉傳〉，頁4-5。

81 皆參〈總表〉。

82 事見《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頁487-488及《三國志》卷三一〈劉焉傳〉，頁7-8。

83 《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州帳下司馬趙韙、治中從事王商等貪璋溫仁，共表代父。」

84 《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753。唯《華陽國志》此處謂商爲劉璋辟爲治中，則與前註所說璋未立前商已爲治中矛盾，恐誤。另又載商所薦諸人亦包括趙韙，恐亦誤，韙在劉焉時已受任命，無待商之薦也。

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人畏威（盧弼集解，威當作韙），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斬韙。

趙韙的起兵與任岐、賈龍的擁戴中央心態不同，可視為益州人士企圖驅逐外力、自建政權的表現，他的失敗顯示益州人士自立的失敗，此下益州割據政權仍屬外來，除少數土豪及蠻夷地區大姓的反叛外，益州人士大規模的自立行動不再出現⁸⁵。這次事件後，劉璋與當地士族間的關係略有調整，他任命了一些當地士族，且以世局方亂，保土爲先，雙方還能合作，維持了十餘年的穩定，直到劉璋爲劉備所取代⁸⁶。

（三）蜀漢政權

蜀漢政權的建立倚賴荊州人士，故荊州人士是蜀漢政權的骨幹。宮川尚志指出，周明泰所編的《三國世系表》中，蜀漢五十一姓族內，益州士族只占十八族⁸⁷。這點與公孫述、劉焉之信任三輔、南陽人士有類似之處。成漢政權時期，巴西人龔壯即指出「豫州入蜀，荆楚人貴；公孫述時，流民康濟。」⁸⁸不過，蜀漢政權對外來者與當地人間矛盾的消除較為成功，因此也避免了大規模的衝突。

根據狩野直禎的研究，蜀漢政權中樞部分的尚書系統中，錄尚書事、平尚書事、尚書令前後十八人，只有一人爲益州人。至於尚書僕射以下（包括僕射、尚書、郎中、尚書郎等）荆楚人士亦居大半；丞相府掾屬的情形也是相似。不過，地方級的掾史階層如州之治中從事、別駕從事、從事祭酒及議曹、勸學、典學、督軍諸從事等則都用地方大姓，益州人士仍掌有地域的支配權⁸⁹。這種兩重的構造，對於衝突的避免

85 參考田餘慶，〈李嚴興廢和諸葛亮用人〉（收於中華書局編，《中華學術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頁110。

86 趙韙事件後，璋任用許多益州人士，如蜀郡張肅、張松兄弟先後爲別駕，後張裔爲帳下司馬，黃權爲巴西主簿。這些人中，亦頗有忠於璋者。如州從事王累以死諫止迎接劉備，另一從事廣漢鄭度爲璋畫驅劉備之策，巴西趙雲爲巴郡守拒劉備，巴西嚴顏爲璋將軍拒張飛。甚至成都被圍時，衆尚欲爲其死戰，事皆見《華陽國志》卷三〈公孫述劉二牧志〉。

87 宮川尚志，前揭書，頁222-223。

88 《華陽國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頁686。

89 狩野直禎，〈蜀漢政權の構造〉（《史林》四十二卷四期）

應有影響。不過這也只能說明部分的事實。因為地方掾史出自土著大姓，漢代以來一向如此，公孫述、劉焉亦莫不然。恐怕劉備、諸葛亮等對地方人士的尊重，才是矛盾消除的原因。

蜀漢政權對益州地方勢力的態度有南北之別。南方的夷帥大姓擁有強固的地方武力，時常反叛，故派兵鎮壓，並將其部分遷徙至北方。然而鎮壓之外，亦加引用，如李恢、呂凱、爨習、孟琰、孟獲等皆獲重用，史稱南中之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⁹⁰。至於北部的士族則極力攏絡。先主入蜀之初，即以漢嘉人王謀為少府，蜀郡張裔為巴郡守、偏將軍，巴郡黃權為光祿勳。及東征孫氏，以黃權為鎮北將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黃權不得已降魏，後得馬忠，喜曰：「雖亡黃權，復得狐篤（即馬忠），此為世不乏賢也。」⁹¹ 廣漢秦宓有重名，先主入蜀後稱病不出，辟為從事祭酒⁹²。諸葛亮對當地人才的延攬更為注意，他任益州牧時，「選迎皆妙簡舊德」，涪人杜微稱聾不出，也「聾而致之」⁹³。駐漢中時，為恐失蜀士心，乃以蜀人張裔為留府長史⁹⁴。而其用人能盡其才用，所以得到蜀士的信服。《三國志》卷四一〈楊洪傳〉：

始（楊）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當為「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疑衍）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楊洪、何祗皆當地士族，諸葛亮皆能盡其用。

事實上，益州士族對蜀漢政權的參與，絕不止限於掾史階層而已，上述先主、諸葛亮任益州人為九卿、太守即為一證。我們檢視尚書及丞相府以外的其他官吏，雖然

90 語見《三國志》卷三五〈諸葛亮傳〉，頁14，裴注引《漢晉春秋》。

91 王謀見《三國志》卷四五〈楊戲傳〉，頁16注。餘見同書卷四一〈張裔傳〉，頁7；卷四三〈黃權傳〉，頁1-2；同卷〈馬忠傳〉，頁8。

92 見《三國志》卷三八〈秦宓傳〉，頁19。

93 《三國志》卷四二〈杜微傳〉頁1。

94 按諸葛亮鎮漢中，欲選留府長史，曾詢楊洪以張裔，洪以為不若向朗，而亮終用張裔（見《三國志》卷四一〈楊洪傳〉，頁10。）其考慮應為地域因素，何焯以為乃慮及「一府皆楚人，失蜀士心」得之（見同卷〈張裔傳〉，頁8盧弼集解引）。

三公無出自益州者，侍中十二人中亦無一出於益州，但九卿等官吏（包括次於三公的特進、九卿、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議郎、左中郎將、右中郎將、南中郎將等）可考的四十二任中，益州人士占二十任，居其半⁹⁵。這些官職中如太常，可考者五人，益州居其三；大鴻臚三人，益州居其二；諫議大夫六人，益州居其四。從各郡太守看，益州人在北部諸郡任太守的不多（蜀郡七人中占二人，廣漢十三人中占五人，巴、巴東、巴西十六人中占三人）核心地區仍掌於荆楚人士之手；不過，犍爲七人中益州有五人，而南方諸郡（牂柯、越嶲、益州、永昌、建寧、雲南）二十二任中益州占十二任⁹⁶。由此看，儘管權力核心掌於荆楚人士，但益州人仍有相當的入仕空間。

不過，從軍事系統方面看，益州人士的比例相當低。中領軍、中護軍十七任中，益州士族只有張翼、楊戲二人，他們任職已在蜀漢後期。而各種將軍（包括無名號的）一五六任中，益州出身的只二十八任⁹⁷。益州人士在軍事系統中不占重要地位，這固然與荆楚集團掌握軍權有關，但也因爲益州士族缺乏武力基礎。益州地區經濟富裕，除了部分地區的蠻夷叛變外社會安定，故只有少數蠻夷叛變頻仍地區出現私人武力，一般士族不具武力基礎⁹⁸。這與關中、關東、江淮地區動亂時常出現團結數千家

95 以上根據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計算而得。不過洪氏亦有遺漏，如侍中十二人中不包括常竺，常竺爲蜀郡江原人，延熙中以南廣太守召入爲侍中。見《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頁419。

96 按《三國職官表》無各郡太守，此處僅據筆者所見估計。各郡太守如下：

漢中：呂乂、魏延、王平。犍爲：陳震、李嚴、何祗、王離、何宗、李邕、王士。蜀郡：射堅、法正、許靖、呂乂、王連、楊洪、張翼。廣漢：射堅、許靖、夏侯纂、呂乂、羅蒙、何祗、鄧芝、張翼、張存、習禎、姚伯、馬齊、李驥。巴東：羅憲。巴西：龐羲、張飛、呂乂、劉幹、向朗、却正、閻芝、李福。巴郡：廖立、張裔、費觀、王謀、楊顥、董恢、輔匡、涪陵：龐宏。牂柯：朱褒、龐煥、向朗、費詩、馬忠。越嶲：龔祿、張嶷、馬謖、霍彪、焦璜、益州：張裔、董和、正昂、王士。永昌：霍弋、王伉、呂祥。建寧：霍弋、李恢、楊戲。雲南：呂凱，其餘之郡如南廣等暫缺。以上諸人，姓名劃線者爲益州人。

97 據洪飴孫，前揭書計得。

98 益州地區部曲家兵缺乏記載，有一二條皆出現於蠻夷、羌衆變亂之區，如永初四年，羌殺漢中太守鄭廙，郡吏程信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各募壯士，誓志報羌（《華陽國志》卷二〈漢中志〉，頁112。）另一條載扶風人蘇固爲漢中太守，爲米賊張修所攻，其門下掾成固人陳調乃聚其賓客百餘人攻修，戰死。此亦在漢中者。（見同書同卷，頁117。）以下一

的武裝集團（塢堡、營壁）者不同。我們只要對照孫吳江南大族，由擁眾而領兵世襲，成為政府支柱的情形即可了解其差異⁹⁹。益州土族無部曲家兵，也可由諸葛亮南征後，鼓勵地方大姓成立部曲的情況看出。《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載亮征服南中後，「移南中勁卒青羌萬餘家於蜀，……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婁、爨、孟、量、毛、李為部曲；……以夷多剛狠，不賓大姓富豪，乃勸令出金帛，聘策惡夷為家部曲，得多者奔世襲官。」大體上，益州只有與蠻夷雜居地區的大姓擁有武力，一般土族則無，此或為其軍事地位低落之因；益州地區之割據政權皆自外來，無一為當地人所建，或亦與此有關。

參與蜀漢政權的益州土族大姓包括成都張氏、杜氏、郗何氏、江原常氏、廣都朱氏；巴郡臨江嚴氏、胸忍徐氏、閬中黃氏、馬氏、周氏、宕渠王氏、充國譙氏、漢昌句氏、安漢龔氏；廣漢綿竹秦氏、廣漢彭氏、郪王氏、李氏、鐔氏，梓潼文氏、涪杜氏、李氏、尹氏；犍為武陽楊氏、張氏、南安費氏、資中王氏；漢中成固陳氏以及南中地區益州郡的雍氏、永昌不韋呂氏、建寧孟、爨、李等（皆參〈總表〉）。他們之中除南中地區大姓外，大多數是漢代舊族，雖然有些到蜀漢後期才加入的（如犍為武陽張氏），但許多在蜀漢政權初建時即已表示支持，如立先主為漢中王的疏奏即由郪縣李朝起草，而張裔、黃權、趙雲、楊洪、何宗、杜瓊、張爽、尹默、周羣等也都列名勸進¹⁰⁰。

然而土族參與蜀漢政權，並不表示認同蜀漢政權的措施。先主之自立為帝，一些蜀人並不贊成。如費詩上書反對稱尊號，他直率的指斥先主「大敵未尅，而先自立」，

（續）條甚可疑，《華陽國志》卷五〈公孫述劉二牧志〉載益州黃巾馬相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素領家兵，在犍為之青衣。」按《後漢書》卷七五〈劉焉傳〉：「州從事賈龍先領兵數百人在犍為」，《三國志》卷三一〈劉焉傳〉亦作「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皆無「家」字，此字疑衍。賈龍為州從事，本領州兵，常駐於蠻夷區之青衣，斷無以家兵從事之理。至於與任岐叛變，攻劉焉，則以校尉及太守身份，所領乃郡兵而非私人武力。至於趙雲攻劉璋各郡響應之「大姓」顯然也是指郡守。益州地區只有南中的蠻夷及巴郡、漢中蠻夷有較強的武力。

99 參考龐聖偉，〈論三國時代之大族〉，《新亞學報》6卷1期。龐氏所舉漢末之塢堡及私人部曲家兵，並無益州資料，皆為關中、關東及江淮地區之記載。

100 《三國志》卷三一〈先主傳〉，頁31-32。

「昔高祖獲子嬰，猶尚推讓；況未出門，便欲自立耶！」¹⁰¹ 這一類的意在興復漢室，其主張超越了地域觀念，故反對尊號，贊成出兵。但更多的是接受蜀漢為漢之延續，卻反對出兵的。如先主初欲取漢中，閬中周羣、蜀郡張裕即表反對，認為「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¹⁰² 至於黃權，主張攻打漢中，但對東進攻吳並不十分贊成¹⁰³。諸葛亮卒時，李邈（李朝之兄）上疏云：「今亮殞沒，蓋（亮）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誅之¹⁰⁴。邈顯然不贊成往外擴張。後主延熙十八年，姜維欲進兵，當時征西大將軍張翼（犍為武陽張氏）廷爭，以為「國小民貧，不宜驢武。」維不聽¹⁰⁵。晚期益州士族反對擴張的論調，最具體者見於譙周的〈仇國論〉，他指出漢魏皆已傳國易世，「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如遂極武驢征，土崩勢生。」¹⁰⁶ 這種「可為文王」的論調，與公孫述時期蜀人之「欲為西伯」有其一貫之處，「保境自守」正是益州士族在割據政權下的共同心態。然而「保境自守」是統一解體的產物，它雖然暫時維持了地方的安定，但長久下來卻又常陷於對外戰爭中，使地方遭受破壞，譙周對「極武驢征」的警告，正顯現了益州士族與外來統治階層間的矛盾。因此，當天下再度出現統一跡象之時，在避免戰亂的同樣要求下，部分益州士族又往往主張結束割據、恢復一統；公孫述時李隆、常少之勸述降漢，蜀漢之末譙周之勸後主降魏，乃至其後成漢時期龔壯之勸李壽、常璩之勸李勢降晉，都是此一心態的延伸¹⁰⁷。

六、結 語

漢代益州士族的發展，是隨著開發的過程而出現的。由於開發較關東、關中為

101 《華陽國志》卷一〇中〈犍為士女〉，頁 780。

102 《三國志》卷四二〈周羣傳〉，頁 3。

103 《三國志》卷四三〈黃權傳〉，頁 2。

104 《華陽國志》卷一〇中〈廣漢士女〉，頁 766。

105 《三國志》卷四五〈張翼傳〉，頁 6。又《華陽國志》卷一〇中，〈犍為士女〉，頁 783：「時維屢出隴西，翼常廷爭，……不聽，每快快從行。」

106 《三國志》卷四二，〈譙周傳〉，頁 15-16。

107 李隆等事見上文。譙周勸後主降見《三國志》卷四二〈譙周傳〉，頁 16-19。龔壯、常璩事見《華陽國志》卷九〈李特雄期壽勢志〉，頁 685-686 及頁 695。

遲，士族的出現亦較遲。在開發過程中，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傳布，都是有利士族發展的條件；然而何以其士族在全國政治網中卻又不占重要地位？這恐怕與益州對外的地理阻隔、遠離政治核心、仍具邊區性質有關。從本文第三節各表看來，核心地區的司隸、豫州及其他山東各州仕宦皆盛。荊州雖南部偏遠，仍多蠻夷¹⁰⁸，但北部接司隸及豫州，南陽一帶為帝鄉所在，仕宦特盛。至於揚州地區，其發展與益土相類，但對外稱便，故仕宦亦較益州稍盛。益州地區的情況，僅與幽、涼並列，較交州略勝而已。益州與關中、關東的交通，北出唯賴褒斜、子午諸道（以褒斜為主）險巇不便，東下水道亦險。內部交通多賴水路，城市亦分布於水道沿岸，然而益州南部多山谷，東部亦屬山區，僅西部平原交通稍便，因此全州的发展並不平衡¹⁰⁹。這種情形至後世猶然。例如北魏的邢巒曾提到當時的巴西：「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啟，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厠迹。」¹¹⁰由於地域交通不便，這些豪右要在地方做官已是困難，何況中央。其次，從儒學文教方面看，較盛的仍屬三蜀地區，然而較中原自然仍是不如，前述益州人士之遠游受學即可見之。《華陽國志》卷一〇下〈漢中士女〉載：

（衛衡屢徵不應）董扶、任安從洛還，過見之，曰：「京師，天下之市朝也。

足下猶之人耳。幸其在遠，以虛名屢動徵書；若至中國，則價盡矣。」

由此可見益州士人之見重，以其偏遠難得，在中原人士心目中地位固不甚高¹¹¹。由於這種種因素，影響益州士族的發展，造成較他州為低的仕宦比率。不但漢代如此，魏晉南北朝之士族亦然。根據學者研究，魏晉南北朝的大士族分布於北至涿郡，東至吳會，西至隴西的大三角形之內，而益州不在其中¹¹²。益州士族的地位，在門第社會時

108 例如江夏郡亦多蠻夷，東漢猶有「蠻多士少」的說法，見《後漢書》卷六一〈黃琬傳〉，頁20。

109 參考段渝，〈論巴蜀地理對文明起源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1988年2期。

110 見魏收，《魏書》（新校標點本）卷六五〈邢巒傳〉，頁1442。

111 按，晉統一後，蜀人入晉，中原人士仍不重視，例如《晉書》（新校標點本）卷四五〈何攀傳〉：「時廷尉卿諸葛冲以攀蜀士，輕之。」原為一例。

112 見毛漢光，〈中古官僚選制與士族權力的轉變——唐代士族之中央化〉（收於許倬雲主編，前揭書），頁82。另同氏之《兩晉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第二章之〈晉南朝大士族統計表〉、〈北朝大士族統計表〉中皆無益州士族。

期仍然不高。

在此一特殊環境下的益州士族，其地方色彩自然十分濃厚，他們的仕宦也與地方事務有關。日本學者上田早苗即指出，由於地方治水、灌溉、交通等公共設施的需要，使他們不得不與國家權力接觸，從而進入中央爲官¹¹³，我們雖然不能同意這種唯經濟觀點的解釋，但是益州士族對地方事務的關心也是明顯事實。不過，士族的理想仍然是超越地域的，像張綱、李固等士族的型態，可說是「天下士」，非一地所有限，從他們與中原地區士族的關係來看，益州士族仍然是全國士族網的一部分。

益州士族與割據政權的關係相當複雜。一方面割據政權化地方政府爲中央政府，滿足了地方人士仕宦的願望，但另一方面也帶來了外來勢力與本地士族的矛盾。長久與中原隔絕，固然不利地方的發展；時時往外擴張，卻也會帶來地方的破壞；這些矛盾不只見於兩漢之末的割據政權，亦可在魏晉以下的割據政權中發現。

附錄一 《華陽國志》所載大姓表

郡	縣	名 稱	姓 氏
巴	江 州	冠族	波、鈐*、毋*、謝、然*、程、楊、白*、上官*、慍(愠)
	枳	郡冠首	章*、常、連、黎、牟*、陽
	臨 江	大姓	嚴*、甘*、文、楊*、杜
	平 都	大姓	殷、呂、蔡
	墊 江	大姓	黎*、夏*、杜
巴東	朐 忍	大姓	扶*、先*、徐 *
涪陵		大姓	徐、藺(蘭)、謝、范
巴西	閬 中	大姓	狐、馬*、蒲、趙*、任*、黃*、嚴*
	南充國	大姓	侯、譙*
	安 漢	大姓	陳*、*范、閻*、趙*

113 上田早苗，前揭文，頁 6-7。

宕渠	漢 昌	大姓	勾*
漢中	南 鄭	大姓	李*、鄭（程）*、趙*
梓潼	梓 潼	四姓	文*、景*、雍*、鄧
	涪	大姓	楊、李*、杜*
蜀	成 都	大姓	柳*、杜*、張*、趙*、郭*、楊*
	郫	冠冕大姓	何*、羅*、郭
	繁	甲族	張*
	江 原	大姓	東方、常*
	臨 邛	大姓冠蓋	陳*、劉
	廣 都	首族	朱*
廣漢	雒	姓族	譚、李*、郭*、翟*
	縣 竹	首族	秦*、杜*
	什 邛	大姓	楊*
	新 都	四姓	馬、史、汝*、鄭
	郫	大姓	王*、李*、高、馬
	廣 漢	甲族	彭*、段
	德 陽	四姓（大族之甲者）	康、古、袁
犍爲	武 陽	大姓、諸姓	楊*、李*
	南 安	四姓、五大族	能、宣、謝、審、楊*、費*
	犍 道	大姓	吳*、隗*、楚、石、薛、相
	牛 鞞	冠蓋之族	程、韓
	資 中	四族	王*、董*、張、趙*
江陽	江 陽	四姓、八族	王、孫、程、鄭、趙、魏、先、周
	漢 安	四姓、八族	程、姚、郭、石、張、李、季、趙

	新 樂	大姓	魏、呂
牂柯		大姓	龍*、傅*、尹*、董*
	營	大姓	王
建寧	同 樂	大姓	爨*
朱提		大姓	朱、魯、雷、興、仇、遞、高、李
永昌		大姓	陳、趙、楊

說明：1. 本表據《華陽國志》卷一至卷四製成。

2. ()內之姓係經劉琳於《華陽國志校注》中考訂校正者。

3. 附*號之各姓亦見於附錄二。

附錄二 漢代益州士族總表

(標示：x/y=爲官世代數／人數，上=前漢，下=後漢，△=三國)

●=有二代以上官閥可考，○=二千石之家，○=六百石

編號	郡	縣	姓氏	家 世 官 閥	標 示	資 料 來 源
1	蜀	成都	楊	大姓之一。可考家系有三支： ①楊季爲廬江守，五世孫楊雄爲黃門侍郎。②章帝時楊終爲郎中，兄鳳爲郎。③和帝時楊竦爲州從事，子統，二千石。此外，前漢尚書郎楊壯，後漢博士楊班、文學掾楊由亦皆成都之楊。	①2/2上 ●○ ②1/2下 ③2/2下 另3人	漢 87: 1a-2a 後 48: 1a, 6b 注引續漢志 後 86: 19b-20a 華目 913, 917
2	蜀	成都	張	大姓之一。可考家系有三支： ①前漢有楊州刺史張寬，寬子弘農守，後漢末張景爲郡守，卽其後。②張霸和帝時會稽守、侍中、五更，子楷，徵長陵令（不至官），楷子陵，尚書，自陵之後，	①3/3上 下 ●○ ②3/3上 下 ③2/3下 △ 另1人	張寬一族見表後考訂，其餘見 後 36: 17a-20a 三 41: 7b-9a 華 10上: 716 華目 913、916、919、920、921

				「世有大官」。③張肅，廣漢守；弟松，別駕；松子表，安南將軍。另有輔漢將軍張裔。		
3	蜀	成都	趙	大姓之一。趙定以游俠聞，子戒於順、桓世歷三公、特進，封厨亭文侯；戒子典，太常；典兄子謙太尉、司徒封郫忠侯，謙弟溫司徒、司空，「自是後世有二千石」。另濮陽太守趙子真亦其族人。	3/5T ●○	後 27: 14a 華 3: 238 華 10上: 721-723 華目 916
4	蜀	成都	柳	大姓之一。柳宗爲美陽令。	1/1T ○	華目 917
5	蜀	成都	杜	後漢武陵太守杜伯持，蜀時杜瓊爲太常。大姓之一。	2人T△	隸續 14: 3a 「高陔石室六題名」 華目 919
6	蜀	成都	任	任某，郡五官掾；子循，長沙守；循子昉，大司農、司隸校尉，昉弟愷徐州刺史。	3/4T ○	華目 916
7	蜀	成都	羅	楊雄〈蜀都賦〉七姓之一。前漢有富人羅冲、羅裒，後漢初博士羅衍，後有郎中羅桓。	2人T ●○	漢 91: 9a 漢 72: 2a 補注 引高士傳 隸續 12: 5b 「劉寬碑陰門生名」
8	蜀	成都	司馬	〈蜀都賦〉七姓之一，司馬相如爲中郎將。張霸妻卽出司馬氏。	1人L ○	史 117: 1a-3a 華目 913, 920
9	蜀	成都	郭	〈蜀都賦〉七姓之一，前漢有富人郭子平。郭姓在《華陽國志》仍爲大姓之一。	L	華 3: 238

10	蜀	郫	何	爲冠冕大姓。前漢何武兄弟五人皆仕宦，武至大司空，封汜鄉侯。兄霸中郎將；弟顯，潁川守。武子況嗣侯。後漢何英爲謁者僕射，英孫汶，爲犍爲屬國。蜀有大鴻臚何宗，宗子何雙爲雙柏長。宗族人何祇爲廣漢、犍爲守。何氏爲有名的「公族」，前漢迄晉「世有名德」。	5 以上/11 ● ⊙ ⊥ 丁 △	漢 86: 1a-b 華 10上: 709, 718, 720 華目: 913、917、 919
11	蜀	郫	羅	冠冕大姓。羅衡，公府辟士，廣漢長。	1 人 丁 ○	華 10上: 725
12	蜀	繁	張	張爲甲族。張禪爲縣長。	1 人 丁 ○	隸續 16: 9b-10a 「繁長張禪等題名」
13	蜀	江原	常	大姓之一。常楫、常荒爲郡吏。漢末常洽爲京兆尹、侍中、長水校尉；常詡，侍御史；常良，廣都令。蜀有侍中常竺、郫長常播。常原永昌守，子高廟令，孫昂郫令，昂從父閼，漢中廣漢守。	3/11 丁 △ ● ⊙	隸 18: 9a-b 「故吏應酬題名碑」 三 45: 26a 華 11: 843 華目: 916, 919, 920
14	蜀	江原	王	前漢美陽令王皓、尚書郎王嘉。後漢王思、王麻、王弋、王恂同時爲郡吏。	6 人 丁 ⊥ ○	隸 18: 9a-b 「故吏應酬題名碑」 華目 914, 917
15	蜀	臨邛	陳	大姓冠蓋。陳立在前漢官巴郡守、牂柯、天水守。	1 人 ⊥ ○	華目 914
16	蜀	廣都	朱	後漢郡功曹史朱普，巴郡守朱辰皆有聲名，蜀時有江原長朱游，至晉，朱氏爲首族。	3 人 丁 △ ⊙	華目 918 三 45: 26a

17	蜀	廣柔	樊	樊，巴子五姓之一，自巴郡徙此。樊敏，巴郡守。	1 人 T	⊙	隸 11: 9a 「巴郡太守樊敏碑」
18	巴	江州	謁	謁煥爲汝南守，另「張納碑陰」有郡掾謁恭。	2 人 T	⊙	華目 925 隸 5: 14a
19	巴	江州	母	大姓之一，母成、母龜爲郡掾（桓、靈時）。	2 人 T		華 1: 45 隸 5: 13a 「張納碑陰」
20	巴	江州	然	冠族之一，然溫爲度遼將軍、桂陽守，「張納碑陰」有郡掾然存、然雄。	3 人 T	⊙	華目 925 隸 5: 13a-b
21	巴	江州	白	冠族之一。「張納碑陰」有白文爲郡掾。	1 人 T		隸 5: 13a
22	巴	江州	上官	冠族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上官延、上官旦。	2 人 T		隸 5: 13a, 14a
23	巴	江州	鈞	冠族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鈞遷。	1 人 T		隸 5: 14a
24	巴	枳	章	冠族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章某。	1 人 T		隸 5: 13b
25	巴	枳	牟	冠族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牟梁。	1 人 T		隸 5: 14a
26	巴	臨江	嚴	大姓之一。嚴某爲郡守，子舉有名。另有郡掾嚴就，三國時有將軍嚴顏。	3 人 T △	⊙	隸續 11: 4b-5a 「都鄉孝子嚴舉碑」 華 1: 45 目 931
27	巴	臨江	甘	大姓之一。甘寧，折衝將軍。	1 人 △	⊙	華目 932
28	巴	臨江	楊	大姓之一。楊任爲陳留守，子信，縣三老，另嚴舉碑陰	2/2 人 ● 另 4 人 T	⊙	隸 18: 4a-b 「縣三老楊信

				有縣吏楊姓四人。		碑」 隸續 11: 6b 「嚴舉碑陰」
29	巴	墊江	龔	龔榮，荊州刺史；龔楊，巴郡守；龔策，文學掾。另「張納碑陰」有戶曹史龔祖。	4 人 T ○	華目 925 隸 5: 13b
30	巴	墊江	黎	大姓之一，黎景爲日南守。	1 人 T ○	華目 925
31	巴	墊江	夏	大姓之一。「張納碑陰」有掾夏晉。	1 人 T	隸 5: 14a
32	巴	胸忍	扶	大姓之一。漢初有廷尉扶嘉，後漢有議曹掾扶古。「漢時有扶徐，荊州著名」。	2 人 T ○	華 1: 8 校注 隸 5: 13a 「張納碑陰」
33	巴	胸忍	先	大姓之一。先謙，華陰令。當靈帝時。	1 人 T ○	隸 2: 4a 「西嶽華山亭碑」
34	巴	胸忍	徐	大姓之一。徐容於東漢初曾起兵數千人叛。蜀有徐惠，上表改固陵爲巴東郡，失其官名。	T △	後 18: 7a 華 1: 71
35	巴	閬中	嚴	大姓之一，後漢嚴遵爲揚州刺史，子羽徐州刺史，當安、順間。另「張納碑陰」有郡掾嚴晏。	2/2 T ●○ 另 1 人	華目 924 隸 5: 13a
36	巴	閬中	任	大姓之一。前漢末侍御史任文孫，弟文公，司空掾。	1/2 T ○	華目 921
37	巴	閬中	趙	大姓之一。前漢末有公車令趙玳，玳子毅公府掾。另有涼州刺史趙宏。後漢上蔡令趙邵，另郡掾趙應。	2/2 T ●○ 另 3 人	華目 922, 925 隸 5: 14a 「張納碑陰」
38	巴	閬中	黃	大姓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黃機，另但望爲郡守時有郡掾黃閬。蜀世黃權，車	T ●○ 2/2 △	隸 5: 13a 華 1: 45 華目 932

				騎將軍；子崇，尚書郎。		
39	巴	閬中	譙	前漢譙隆爲侍中，譙玄，成哀中爲太中大夫，玄子英爲後漢尚書郎，以易授明帝。	2/2上T ●○ 另1人	華目 921, 922
40	巴	閬中	馬	大姓之一。馬忠爲鎮南大將軍，子修嗣侯，另有別駕從事馬勳，尚書馬參。	2/2△ ●○ 另2人△	華目 932 三 43: 7b-8a
41	巴	閬中	周	周舒，徵士；子羣，儒林校尉；羣子巨博士。	3/3△ ●○	華目 931, 932
42	巴	宕渠	馮	安帝時馮煥，幽州刺史；子緄，車騎將軍、廷尉。緄子鸞，郎中；緄弟允，降虜校尉；允子遵，尚書郎。另有隴西守馮含、縣主簿馮湛、郡掾馮譽。	3/5T ●○ 另3人T	後 38: 4b, 7b 華目 924, 926 隸 5: 13a
43	巴	宕渠	李	李翊，廣漢屬國侯，父從事，祖謁者，曾祖牂柯守。另李溫爲桂陽守，而「張納碑陰」宕渠李氏爲郡掾者五人。	4/4T ●○ 另6人T	隸 9: 7b 「廣漢屬國侯 李翊碑」 華 1: 96 隸 5: 13a-14a
44	巴	宕渠	王	王平，蜀世鎮北大將軍安漢侯，子訓嗣侯。	2/2△ ●○	華目 932
45	巴	充國	譙	譙崤，徵士；子周，散騎常侍。譙爲大姓之一。按充國乃和帝時分閬中置，應與閬中之譙同族。「張納碑陰」有郡吏譙將。	2/2△ ●○ 另1人T	華目 932 隸 5: 14a
46	巴	漢昌	勾	大姓之一，蜀有左將軍勾扶，勾氏蓋賁人氏族。	1/1△ ○	華 1: 100 校注
47	巴	涪陵	柳	柳敏，守宕渠令；父某，郎中、府丞。	2/2T ●○	隸 8: 8a

48	巴	安漢	陳	大姓之一。陳禪，司隸校尉。子澄，漢中守，澄孫實，州別駕從事。另有上谷守陳宏、郡掾陳禧。另「張納碑陰」有安漢陳氏三人，爲郡掾。	3/3T ●○ 另5人	後 51: 2a-4a 華目 924, 925 華 1: 45 隸 5: 13a-14a
49	巴	安漢	趙	大姓之一。後漢魏郡守趙晏，漢末征東中郎將趙穎（卽趙璉），另「張納碑陰」有趙璉爲郡掾。	3人T ○	華 1: 55 華目 925 三 31: 10b 引 英雄記 隸 5: 13a
50	巴	安漢	閻	大姓之一。閻圃爲張魯功曹，降魏封侯，後爲大族。	1人△ ○	晉書 48: 1349
51	巴	安漢	范	大姓之一。「張納碑陰」有郡掾范謀。	1人T	隸 5: 14a
52	巴	安漢	張	明帝時張翕，越嶲守，後其子璠亦爲越嶲守。	2/2T ●○	華目 925 後 86: 19a
53	巴	安漢	龔	後漢荊州刺史龔調。蜀世有龔諶，犍爲守；子祿，越嶲守；祿弟礪，鎮軍將軍。	1T ●○ 2/3△	華目 925, 932
54	廣漢	雒	李	姓族之一，李尤，樂安相；孫充，尙書郎。另有東觀郎李勝。	2/2T ●○ 另1人	華目 936 後 80上: 11b-12a
55	廣漢	雒	翟	姓族之一。翟酺，四世傳詩，酺將作大匠。	1/1T ○	後 48: 4a-b 華目 937
56	廣漢	雒	郭	姓族之一。後漢郭堅爲烏丸校尉；孫賀，司隸校尉、河南尹。	2/2T ●○	華目 936
57	廣漢	雒	折	原姓張，先張江爲武威守，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守，徙廣漢，因封爲氏，貲產二	3/3T ●○	華目 937 後 82上: 12a-b

				億，家僮八百人。國子像，著名士林。		
58	廣漢	綿竹	秦	首族。秦宓，蜀大司農。	1/1△	○ 華目 939
59	廣漢	綿竹	杜	首族。杜真兄事翟酺，不應辟命。另有郡水曹史杜慈。	1/1T	華目 937 隸 15: 7b-8b 「廣漢太守沈子琚綿竹江堰碑」
60	廣漢	什邡	楊	漢成帝時楊宣爲使持節交州牧，後爲大族。	1/1⊥	○ 華目 936
61	廣漢	新都	楊	前漢楊仲續本河東人，爲祁令，始徙新都；孫春卿，公孫述將；春卿子統，光祿大夫、國三老；統子序，侍中；序兄博，光祿大夫。另一支楊寬及父斌、兄混皆爲郡吏。	4/5⊥T ●○ 另2/3T	後 30上: 4b 華目 936, 938
62	廣漢	新都	汝	新都四姓之一。汝敦兄弟「並察孝廉，世爲冠族」。	1/2T	華 10中: 770
63	廣漢	廣漢	彭	甲族，彭蒙，江陽守。	1/1△	○ 華目 940
64	廣漢	郫	王	大姓之一。有兩支：①王堂，司隸校尉（和、安間）；子博，博子遵，皆仕宦，官位不詳。博弟稚，徵爲太常，不詣；遵子商，劉焉時蜀守；商從弟王士，益州守；士從弟甫，別駕從事；甫子祐，尚書右選郎。王氏自王堂以下甚盛，堂夫人卒時，「內外冠冕，百有餘人」。②王順，安定守；子渙，洛陽令；渙子石，郎中。	①5/8T△●○ ②3/3T ●○	①後 31: 10b 華目 937, 939, 940 華 10下: 825-826 ②後 76: 9a 華目 937

65	廣漢	郪	李	大姓之一。後漢牂柯守李禕。蜀世李邈，安漢將軍；弟朝別駕從事；朝弟邵，丞相西曹掾。	1/3 另 1 T	△○	華 10中：784 華目 939
66	廣漢	郪	鐔	鐔顯，衛尉；蜀世鐔承爲特進、太常。	1/2 T △	○	華目 936, 940
67	廣漢	郪	馮	前漢末馮信，公府十辟，不赴。後有馮顯，越嶲守。	1/1 T	○	華目 937
68	廣漢	郪	羊	羊甚，交州牧；子期，野王令。	2/2 T	●○	華目 937
69	廣漢	梓潼	文	平帝末文齊爲益州守，東漢初封侯。子純，北海守。司隸校尉王堂妻文極，卽出此族。蜀時有文恭爲丞相參軍。文爲四姓之一。	2/2 T 另 1 人 △	●○	華目 948, 949
70	廣漢	梓潼	景	四姓之一。後漢景鸞以博士徵，不詣。景毅爲益州守，侍御史。	1/2 T	○	華目 948
71	廣漢	梓潼	雍	四姓之一。雍寶九江守；子望，右校令。望子陟，益州守；朗，武都守；勸，趙相。勸子煜，江令。	4/6 T	●○	隸 12: 12a-13a 「趙相雍勸闕碑」 華 4: 350 校注
72	廣漢	梓潼	李	前漢末李業爲郎，子翬建武中爲遂久令。	2/2 T	●○	華目 148
73	廣漢	涪	杜	大姓之一。蜀世杜微爲諫大夫。	1/1 △	○	華目 948
74	廣漢	涪	李	「大姓李權」爲劉焉所枉誅。權臨邛長；子福，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	2/2 △	●○	三 31: 7a-b 華目 949
75	廣漢	涪	尹	尹默，蜀世爲太子家令；子	2/2 △	○	華目 949

				宗，博士。		
76	犍爲	武陽	楊	大姓之一。前漢楊莽爲楊州刺史。後漢楊渙，司隸校尉；子文方，漢中守。文方長子弼，下邳相，次子頰亦二千石。文方兄子淮，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三國時楊洪爲蜀守、關內侯；楊羲（戲）射聲校尉。	3/5T ●○ 另1人⊥ 另2人△	華目 941, 943 華 10中: 785 隸續 11: 11a-b 「司隸校尉楊淮碑」
77	犍爲	武陽	李	大姓之一。後漢有大姓李威，刺史辟爲掾，另李寓爲城固令。另縣主簿李橋、縣吏李昇。	4人T ○	華 10上: 724 八瓊 4: 12b 「右扶風丞李君通閣道記」 希古 7: 6b 「孟廣宗殘碑」
78	犍爲	武陽	張	張陸，張良八世孫，自良迄陸，世有官閥。陸爲蜀郡守，子孫始居此。陸子皓，司空；皓子綱，廣陵守。綱子植，郎中；續，尚書；方，豫州牧，「子孫數至大官」。綱曾孫翼，蜀左車騎將軍。	6以上/8以上 ●○ ⊥T△	後 56:1a-b集解 華 10中: 772, 778, 783 華目 941, 942
79	犍爲	南安	費	大族之一。費貽，後漢初合浦守，「後世爲大族」，其後人費詩，蜀諫議大夫。	2/2T△ ●○	華 10中: 775 華目 941, 943 後 81: 3a 集解
80	犍爲	南安	楊	大族之一，楊暢爲令；楊宗，益州太守。兩闕相連，應爲一族。	1/2T ○	八瓊 7: 10a 「益州太守楊宗闕」
81	犍爲	資中	王	四族之一，前漢有諫議大夫王褒，光祿大夫王延世，三國郡督郵王冲。	3人⊥ ○ △	華目 913, 941 華 10中: 786
82	犍爲	資中	董	四族之一，永平中董鈞爲五	1人T ○	後 19下: 7a

				官中郎將，教授數百人。		
83	犍爲	資中	趙	四族之一，司隸校尉趙旂。	1 人 T ○	華目 942
84	犍爲	犍道	隗	大姓之一，隗相，平帝時爲郎。	1 人 ⊥ ○	華目 942
85	犍爲	犍道	吳	大姓之一，吳順，永昌守；吳厚，中牟令。	2 人 T ○	華目 942 華 10 中：786
86	漢中	南鄭	李	大姓之一。李頡，博士，頡爲太尉李修從子，太常卿李武之孫。頡始居漢中。頡子郃，司徒；郃子固，太尉；固子燮，河南尹，固從弟歷，爲奉車都尉。另有司隸校尉李法。固另二子基、玆長史，固死時被收。	6/9 T ●○ 另 1 人 T	後 48：4a, 63： 1a, 82 上：9b- 10a 集解 華目 744-945
87	漢中	南鄭	程	大姓之一。程祇，安眾令，六子：興、敦、覲、豫、淮、基，五人州郡察舉，基特雋逸，爲南郡守。程氏另有上計吏程苞，獻平板循轡之策；功曹程信，糾合 25 個故吏冠蓋子弟對付羌人。	2/7 T ●○ 另 2 人 T	華目 945
88	漢中	南鄭	趙	大姓之一。趙宣爲犍爲守，七子皆辟命察舉，牧守州郡，其中瑤爲廣漢守，琰爲尚書。此外趙氏爲郡吏者甚多，有趙嵩、趙邵、趙子賤、趙英、趙忠等。	2/8 T ●○ 另 5 人 T	華目 945-947 華 10 下：811, 815 華 2：117 隸 3:11a「仙人唐公房碑陰」， 4:5a「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
89	漢中	南鄭	楊	楊矩，官位不詳。其妻爲大鴻臚劉巨公女。四子：元珍	2/6 T ○	華目 947

				、仲珍，其餘不詳，「四子才官，隆於先人」。元珍女嫁陳省（元初間平羌亂封侯）蓋皆高門。		
90	漢中	南鄭	張	張泰，廣漢屬國；從弟張亮則，度遼將軍。	1/2T ●○	華目 945
91	漢中	南鄭	祝	祝龜，葭萌長；祝揚（颺）司徒掾；祝忱，州從事；祝榮，郡吏，族人眾多。	4人T ○	華目 945 隸 13: 4b-5a 「馮煥殘碑陰」 隸 3: 11a 「仙人唐公房碑陰」
92	漢中	成固	陳	陳綱，弘農守；孫調，州從事。另有陳省（元初間封侯，陳雅，巴郡守，蓋皆一族。三國有陳術爲郡守。	2/2T ●○ 另人T 1人△	華目 945, 947 後 87: 15a-b
93	漢中	成固	張	張騫爲博望侯，衛尉；曾孫猛，給事中。	2/2上 ●○	華目 944
94	犍爲屬國	朱提	孟	孟瓊父武陽令，曾祖嚴道長。三國有孟琰。	2/2T ●○	希古 7:5b-7a 「孟廣宗殘碑」 華目 951
95	牂柯	毋斂	尹	尹爲大姓，前漢末保境自守。後漢尹珍，荊州刺史。	1人T ○	華 4: 378 後 86:13a
96	牂柯	毋斂	謝	大姓，功曹謝暹與尹氏等王莽時共保境。	1人T	華 4: 378 後 86: 13a
97	牂柯	平夷	傅	大姓，與尹氏等共保境，後漢傅寶巴郡守。	1人T ○	華 4: 378 後 86: 13a 華目 950
98	益州		雍	益州郡大姓，雍闓，雍齒之後，吳平戎將軍。	1/1△ ○	三 52: 30b-31a
99	永昌	不韋	呂	呂凱，呂不韋後，不韋縣卽	1/1△ ●○	三 43: 6a

				因呂氏得名。凱爲雲南守，子祥嗣爵。		華目 951
100	建寧		孟	大姓，孟獲御史中丞。	1/1△ ○	華目 951
101	建寧		爨	大姓，爨習，領軍。	1/1△ ○	華目 951
102	建寧	俞元	李	大姓，李恢建寧守，封侯，子遺嗣侯，恢弟子羽林右都督。	2/3△ ●○	三 43: 6a

說明：資料來源中史＝《史記》，漢＝《漢書》，後＝《後漢書》，三＝《三國志》，華＝《華陽國志》，華目＝《華陽國志》卷 12 〈益梁寧三州先漢以來士女目錄〉，隸＝《隸釋》，八瓊＝《八瓊室金石補正》，希古＝《希古樓金石萃編》。

總表考訂（標號即總表編號）

2. 《隸續》卷一四錄有〈太守張景題字〉，〈博士題字〉，〈洪農太守張君題字〉，洪氏以爲此皆在高睪石室，不過據楊芳燦〈四川金石志〉（《四川通志》卷五八）考訂，此爲另一石室，爲光和六年成都張景（曾任太守）所建，諸題辭皆景追念先祖之辭。今考〈博士題字〉所述受業春秋於京師，參與郊祀、出典方州諸事，悉與《華陽國志》所載張寬（張叔）事合，蓋追念先祖張寬之詞，緊接的〈洪農太守張君題字〉云：「弘農太守張□子陽，張叔之子也。」亦可爲證。
3. 關於趙氏世系《華陽國志》卷一〇上〈趙典傳〉及〈趙戒傳〉皆以典爲戒孫，然同書卷一二之〈目錄〉又以爲典乃戒之第二子，按卷一〇上之〈趙謙傳〉以謙爲戒之孫，而目錄云、謙爲典兄子，則與典爲戒第二子合，又《後漢書》卷二七〈趙典傳〉亦云「父戒爲太尉」，當從之。
12. 〈繁長張禪題名〉一碑，自洪适立此標題後頗令人誤解，碑文云：「長蜀郡繁張君諱禪」，後云：「丞蜀郡司馬達……左尉武都孫眞」，則繁爲張禪之籍貫，張爲縣長，但決非繁長。
28. 〈楊信碑〉，《四川通志》卷六〇載，碑在忠州。按忠州即漢之臨江，據漢人歸葬本縣之習俗推測，楊信當爲臨江人。

36. 此據《華陽國志》之〈士女目錄〉。按《後漢書》卷八二上〈任文公傳〉，文公爲文孫之子，然父字孫，子字公似乎不類。又《御覽》423 引《華陽國志》云：「任文孫，字文公」則又以爲一人。
39. 《後漢書》卷八一〈譙玄傳〉頁1集解引惠棟曰：「華陽國志云，元（玄）父隆）……爲上林令，諫沮武帝……至侍中」按惠氏所引不見今本《華陽國志》，或自類書採來，然《太平御覽》219，《藝文類聚》48 雖引華志此事，但無隆爲玄之父的記載，今存疑。
47. 〈孝廉柳敏碑〉，據王象之《蜀碑記》卷六，碑在黔州，即今之彭水，漢之涪陵，柳敏蓋涪陵人。
61. 《後漢書》卷三〇上，楊序作「楊厚」。
64. 東漢有樂府辭〈雁門太守行〉歌頌王渙，謂其「明知法令，歷世衣冠」可知其家世。
91. 〈仙人唐公房碑陰〉載有祝氏多人，除祝龜（字元靈）、祝揚、祝榮（文華）外，尚有祝岱（子華）、祝恒（仲華）、祝朗（德靈）等，從他們字的排行可知爲一族。
94. 〈孟廣宗殘碑〉在雲南昭通府城南出土（光緒間），屬漢之朱提。

引用書目

1. 司馬遷，《史記》，百衲本。
2. 班固，《漢書》，王先謙補注本。
3. 范曄，《後漢書》，王先謙集解本。
4. 陳壽，《三國志》，盧弼集解本。
5. 房玄齡等，《晉書》，新校標點本。
6. 魏收，《魏書》，新校標點本。
7. 常璩，《華陽國志》，劉琳校注本，成都，巴蜀書社，1984。
8. 謝承，《後漢書》，收於周天游輯注，《八家後漢書輯注》中，上海古籍出版

- 社，1986。
9. 劉安，《淮南子》，高誘注本，臺北，世界書局，1974。
 10. 蕭統，《文選》，李善注本，臺北，文化圖書公司，1975。
 11. 佚名，《古文苑》，章樵注，錢熙祚校本，臺北，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
 12. 歐陽詢等，《藝文類聚》，臺北，文光出版社，1974。
 13. 李昉等，《太平御覽》，臺北，新興書局，1959。
 14.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
 15. 洪适，《隸釋》，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本。
 16. 洪适，《隸續》，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本。
 17. 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本。
 18. 劉承幹，《希古樓金石萃編》，臺北，藝文印書館，《石刻史料叢書甲編》本。
 19. 王象之，《蜀碑記》，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16冊。
 20. 楊芳燦，《四川金石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第14冊。
 21. 沈家本，《漢律摭遺》，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
 22. 洪飴孫，《三國職官表》，收於《二十五史補編》第二冊。
 23. 黃節，《漢魏樂府風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
 24. 嚴耕望，《兩漢太守刺史表》，史語所專刊之三十，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25. 毛漢光，〈中古官僚選制與土族權力的轉變——唐代土族之中央化〉，收於許倬雲等主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
 26. 毛漢光，《兩晉南北朝土族政治之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
 27. 方國瑜，《滇史論叢》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8. 田餘慶，〈李嚴興廢和諸葛亮用人〉，收於中華書局編，《中華學術論文集》，

- 北京，中華書局，1981。
29. 余英時，《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臺北，聯經出版社，1970。
 30. 邢義田，〈東漢孝廉的身分背景〉，收於許倬雲等主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資料及服務中心，1983。
 31. 何斯強，〈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南中「大姓」與「夷帥」〉，《思想戰線》，1987年5期。
 32. 宋治民，〈關於蜀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83年2月。
 33. 段渝，〈論巴蜀地理對文明起源的影響〉，《四川大學學報》，1988年2期。
 34.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5. 陳天俊，〈論南中大姓〉，《貴州文史叢刊》，1985年1期。
 36. 勞榦，〈兩漢郡國面積之估計及口數增減之推測〉，《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本2分。
 37. 董其祥，《巴子新考》，重慶，重慶出版社，1983。
 38. 蒙文通，〈巴蜀史的問題〉，《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5期。
 39. 趙殿增，〈巴蜀文化幾個問題的探討〉，《文物》，1987年10期。
 40. 劉增貴，〈論後漢末的人物評論風氣〉，《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歷史學報》，10號。
 41. 劉增貴，《漢代婚姻制度》，臺北，華世出版社，1970。
 42. 劉增貴，《漢代豪族研究——豪族的土族化與官僚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5。
 43. 譚宗義，《漢代國內陸路交通考》，香港，新亞研究所，1967。
 44. 龐聖偉，〈論三國時代之大族〉，《新亞學報》，6卷1期。
 45. 蕭璠，《春秋至兩漢時期中國向南方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1973。
 46. 上田早苗，〈巴蜀の豪族と國家權力——陳壽とその祖先たちを中心に〉，《東洋史研究》，25卷4號。
 47. 小林史朗，〈東漢時代における益州について——《後漢書》を中心として〉，《大東文化大學漢學會誌》，17號。

48. 木村正雄，〈兩漢交替期の豪族叛亂——隗纂集團と公孫述集團〉，《立正史學》，31號。
49. 狩野直禎，〈蜀漢政權の構造〉，《史林》，42卷4期。
50. 狩野直禎，〈後漢中期の政治と社會——順帝の即位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23卷3號。
51. 宮川尙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會篇》，京都，平樂寺書店，1977。
52. 鶴間和幸，〈漢代豪族の地域的性格〉，《史學雜誌》，87卷12號。

東漢益州簡圖

(參考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